



□ 12
2910
7



12
2910
7



求古錄禮說卷十三



水去五味均平藏

臨海誠齋金鶚

祭天神地示不求神說

古者宗廟之祭必先求神而祭天神地示則否蓋人鬼與神示異也郊特牲云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用鬱鬯之酒灌地所以求神於陰取腍膾和蕭炳之所以求神於陽此皆在正祭之先以必先求神既格而後可享也若天神地示英靈昭著在人耳目非若人鬼之歸於杳茫者比則何必先求神而後享之哉是故宗廟之祭有灌而祭天神地示秬鬯尊

禮說卷十三



而不灌其意可見矣唐永徽中許敬宗言天燔柴地瘞
血皆貴氣臭用降神羅泌以周官求牛為求神之牛謂
燔以降神享牛則用以祀神陳祥道禮書云周人尙臭
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之燔瘞在行事之前矣是
亦以燔瘞為求神也元豐元年陳襄言陰祀自血始瘞
血以致神明不可不在先亦求神之說也近秦蕙田五
禮通考謂祭必先求神祀天之禮燔柴為重世儒皆以
為然而不知其說之謬也案周官大宗伯云以禋祀祀
昊天上帝鄭注云禋之言煙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槁
燎祀司中司命觴師兩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

貍沈祭山林川澤觀禮記云祭天燔柴祭地瘞祭法云
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爾雅云祭天
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廋縣祭川曰浮沈說文云
燒柴焚燎以祭天神是則燔柴瘞埋與血祭正所以享
神而非所以求神也求神之說經無明文鄭注三禮亦
無之先儒特以人鬼為例不知其禮有不同也天神在
上故燔柴以上達於天地示在下故瘞埋以下達於地
血祭之法當是以血灌地亦使其氣之下達也賈疏謂薦血何能使氣臭下達于地乎郊亦薦血而不謂之血祭可知血祭非薦血矣通典以血祭為瘞血不知牲幣有形質故須瘞埋血有氣無質何必瘞乎使之
實歆其氣味也人位乎天地之間歆而為鬼魂升天而

魄降地不專在上亦不專在下燔瘞所以兩無所用也
祭人鬼以灌鬯炳蕭求其神祭天神地示以燔柴瘞埋
享其神皆有精義存焉不可以不辨也後世祭天神地
示者燔瘞皆不于正祭之時或行于未祭之先或行于
既祭之後胥失之矣

天子宗廟九獻辨

天子宗廟之祭禮經已亾孔穎達禮記疏賈公彥周官
疏及杜佑通典皆謂天子祭宗廟九獻灌尸朝踐饋會
皆二獻王與后各一醑尸三獻王與后各一諸侯之爲
賓者一是九獻也後儒皆從之惟陳祥道禮書以灌不

與於九獻而謂朝踐三獻饋會三獻醑尸三獻亦九獻
也案禮器云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此泛言獻

數而不言其所祭則天神地示人鬼皆該之是天子祭

宗廟七獻而已

一獻小祀也三獻五獻次祀也七獻大祀也大祀止七獻宗廟無九獻可知

天神地示人鬼此秩序之典人鬼不得過於天地也先

儒皆謂天子祭天地七獻而祭宗廟乃九獻豈禮也哉

或謂禮有以少爲貴者宗廟三牲祭天特牲則祭天七獻宗廟九獻宜也不知七獻已甚多不得謂之少若謂以少爲貴知宗廟則祭天當一獻矣何以七獻也既用七獻乃是以多爲貴故知宗廟不得過于天地也祭天王服大裘冕十二章而祭先王服衮冕九章是亦以多爲貴不可執特牲一端而謂皆以少爲貴也考之周官灌不得爲獻大行人云上公王禮再裸而酢裸與灌同

響禮九獻是灌不在獻內也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
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
烝裸用斝彝其朝獻用兩箸尊其饋獻用兩壺尊朝踐
猶朝獻也別灌于獻灌之非獻甚明蓋獻必以五齊禮
運云醴醢以獻醴醢齊也而灌用鬱鬯非五齊也獻必
以玉爵大宰云享先王贊玉爵鄭注云宗廟獻用玉爵
明堂位云爵用玉琖仍雕而灌用玉瓚大圭非玉爵也
鄭注云爵君所進于尸也
獻必在堂而灌于大室非在堂也獻必有俎而灌時尙
未迎牲郊特性云既未有俎也獻尸必飲而灌鬯用以
灌地尸不飲也郊特牲云灌用鬯臭臭陰達于淵泉灌

以圭璋用玉氣也又云祭求陰陽周人先求諸陰是灌
所以求神非所以獻神也安得以灌為獻哉說者據祭
統獻之屬莫重于裸遂謂灌即是獻不知對文灌與獻
別散文灌與獻通以灌酌鬱鬯授尸祭統云君執圭瓚
地而授尸以灌也尸受鬱鬯即以灌地鄭注小宰有似
謂尸鬱鬯祭之啐之奠之與求神義不合恐未是
於獻故以為獻之屬耳灌弟可通稱為獻而實非正獻
之禮安得并數之以為九獻乎若灌可列於獻則酌尸
之後有加爵亦可列於獻乎祭統謂尸飲九是合加爵
言之謂之飲不謂之獻也
灌不得為獻則止有七獻無九獻矣陳氏不以灌為獻
自是卓識而謂朝踐饋會酌尸皆三獻則亦失之夫祭

之禮王與后交獻眾子弟賓客不得混之如陳氏說王與后各一獻之後其末一獻誰爲之邪且天子無九獻又可以特牲少牢饋會禮斷之特牲士祭禮少牢大夫祭禮皆三獻由是上推諸侯宐五獻天子宐七獻矣若天子九獻則諸侯七獻大夫可五獻何乃與士同三獻乎觀于大夫士同三獻天子無九獻可決矣賈公彥謂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夫上公雖貴亦諸侯也諸侯豈得與天子同哉

或謂上公得用先代之禮樂故可與天子同

不知上公可用先代天子之禮樂而不得用本朝天子之禮樂先代可用者子孫統承之義也本朝不得用者臣下不僭之義也先代禮與本朝異者乃可用之如殷尙白微子白馬來朝是也若先代禮與本朝同者則不

得用用之則僭矣

凡公以九爲節者天子必皆十二公圭九寸天子尺有二寸公冕服九章天子十有二章是也天子不以十二爲節則公與侯伯子男同如天子堂九尺諸侯皆七尺天子舞八佾諸侯皆六佾公不得獨異也禮莫重於辨上下若公與天子同九獻是上下無別禮之大節紊矣故知天子無九獻也鄭氏注祭統云尸飲五謂酌尸五獻也是二灌不與獻數似鄭謂天子止七獻然注禮器七獻神以爲祭先公不言先王又似天子有九獻矣祭祀國之大典故詳考而明辨之

五帝五祀考

五帝五祀先儒考之未詳說者多誤案五帝爲五行之
精佐昊天化育其尊亞於昊天有謂五帝卽天者非也
詳禘考月令云春帝大皞夏帝炎帝中央黃帝秋帝少皞
冬帝顓頊此五天帝之名也伏羲神農軒轅金天高陽
五人帝以五德迭興故亦以五天帝爲號若月令所言
則天帝也鄭注月令以五帝爲人帝豈伏羲諸帝以前
無司四時者乎其亦誤矣周官注引春秋緯文耀鉤謂
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
帝汁光紀以此爲五帝正名而不知其怪妄不足據也
五行氣行於天質具於地故在天有五帝在地亦有五

神五神分列五方佐地以造化萬物天子祀之謂之五
祀月令云春神句芒夏神祝融中央后土秋神蓐收冬
神玄冥卽五祀之神也說者或以五神爲人神非也左
昭二十九年傳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
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犁
爲祝融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官有功於世
故配會於五神若月令句芒等則非人神也鄭注以爲
五人神抑又誤矣左傳以五祀與社稷並稱是地示非
天神也對文天曰神地曰示散文示亦曰神故月令五者皆曰神周官大宗伯以血
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列五祀於社稷五嶽之間而以血

祭祭之其爲地示尤明鄭司農注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夫五帝爲天神何得血祭又何得祭於宮中其說甚繆後鄭注謂五祀者五官之神因引重該等解之然此乃人神安得列於社稷五嶽之中而血祭之也抑又誤矣大宗伯言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讞師兩師歷舉天神而不及五帝小宗伯言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兼舉天神地示而不及五祀蓋大宗伯言五祀而不言五帝小宗伯言五帝而不言五祀乃互見之法也大宗伯以昊天上帝該五帝小宗伯以五帝該五祀乃

省文之法也鄭注大宗伯云祀五帝亦用實柴案天神有禋祀實柴禋燎三等以禋祀爲首地示有血祭豷沈鬮辜三等以血祭爲首正自相當祭地亦血祭本鄭注五祀卑於地二等社稷卑於地一等五祀次於社稷卑二等尙得與地同血祭豈五帝爲天之亞而不得與天同禋祀乎司服云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此上帝卽五帝也本鄭注服與圭皆與天同其同爲禋祀明矣五帝之壇當各依五行之數青帝兆于東郊八里壇用青土赤帝兆于南郊七里壇用赤土白帝兆于西郊九里壇用白土黑帝兆于北郊六里

壇用黑土黃帝兆于南郊五里在未方

未是季夏土氣最旺又未為坤

方也壇用黃土五祀亦當兆于四郊其壇土色與五帝

同而其制小而且卑皆可推而知矣四圭有邸特有故

而旅則用之若其正祭之玉必各依方色大宗伯云以

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

北方鄭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

會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會焉禮

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會焉禮北方以

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會焉考四方之神不止

五帝鄭但以五帝解之舉其重者耳其實青圭等玉非

徒以祀五帝也五祀四望皆可謂四方

詳四方之祭解

此經下

文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

色牲則四望之玉亦用青圭等甚明五祀在四望之上

四望是嶽瀆之神次於五祀詳四望解

亦必用青圭等玉無不可推而知

也黃帝之玉鄭注未之及以方色推之蓋與地同用黃

琮五帝以黃帝為尊其與地同宜也此節注止言四立

迎氣而上文五祀注言迎五行之氣于四郊賈疏遂謂

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并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不知

一年止有四時四時所以成歲王者重之故親迎于四

郊中央土無正位不成一時安必有郊迎之禮若果有

禮記卷十三
之當於夏季土旺十八日之中遇戊己日行事與四立
之祭亦不殊也至于配會之法當以五人帝配五帝五
人神配五神如立春祭青帝以伏羲配會又祭句芒以
重配會如是乃得其稱也鄭以大昊爲人帝句芒爲人
神皆配會青帝君臣並配既無尊卑一神二配亦復不
稱矣若夫合祭五帝當在夏正孟冬大宰職云祀五帝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鄭注云祀五帝謂四郊及明
堂不知四郊之祭各有定日安用卜此祀五帝必合祀
非四郊之祭也明堂祭上帝本是祭天五帝特從祀耳
鄭謂明堂祭五帝既非嚴父配天之禮而季秋之時又

未可以服大裘其說不可通矣明堂五帝既從祀不當
復設五神之位鄭謂武王配五神其謬尤甚

詳禘
祭考

明堂

既不合祀五帝則知合祀五帝當在南郊蓋別爲一壇
設於丙己方以昊天壇既在正午宜避之而偏於東象
太微垣之五帝座也祭於孟冬四時既具又可服裘無
不宜矣國有故而旅亦當合祀五帝其禮視四立專祀
爲隆故禮器云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鄭注
大旅祭五帝也旅是有故而旅曰大旅則合祀可知矣
五祀亦有合祭其壇亦當在南郊其時亦當在夏正孟
冬或在祭五帝之後或卽與五帝同日行之若至仲冬

於周正爲孟春不可合祭矣月令孟冬祈年于天宗鄭注以天宗爲日月星日月星合祀在孟冬五帝五祀亦於孟冬合祭其義一也凡祭有所報孟春之郊天所以祈也季秋之饗所以報也四時之分祭五帝所以祈也孟冬之合祭五帝所以報也以形體言謂之天南郊祭天以日月從祀日月與天皆有形體可見者也以主宰言謂之帝本程明堂祭帝以五帝從祀五帝與帝皆無形體可見者也南郊明堂以祖考配五帝則以先代之帝配五祀又以先代之官配神之尊卑異也古聖人制作之精意蓋如此

禹貢九等賦解

禹貢九州之賦有九等孔疏云九州賦有九等者人功有強弱故獲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修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是據人功多少總記以定差剽做七經小傳云州大者則賦多州小者則賦少案聖王之世無游民何有人功修不修之異孔說非也雍梁大於豫豫賦第二而雍乃第六梁乃第八劉說亦非也賦出於田九等之差雖不係田之美惡而必係田之多寡州境雖小而山川少則土田多州境雖大而山川多則土田少如豫州境界雖小而一望平原曠野

其田卻多故賦第二雍梁與楊境界雖大而雍梁多山
楊多水又地卑受水患深可耕田少故賦第六第七弟
八也雖然人功固無修不修之殊而九州人民未嘗無
多廣土廣人稀田不免于荒蕪矣至于上鎔下鎔又係
乎天時之豐凶然則九等之賦始合天地人而總計之
不得專主一說也

門人解

論語參乎章門人問一貫於曾子邢疏以爲曾子之門
人於顏淵外章亦以爲顏子之門人朱竹垞因謂親受
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人此說非也古人著書

自有體例論語一書凡孔子弟子皆書門人其非孔子
之弟子則異其詞如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曾子有
疾召門弟子不直稱門人所以別於孔子弟子也且以
各章稱門人者觀之皆當爲夫子之門人夫子語曾子
以一貫此時曾子在夫子門不得率其門人同侍則問
於曾子者必夫子之門人也聖門惟曾子得傳夫子之
道於此章可見觀夫子獨呼曾子而告以一貫可知諸
子尙未足以語此宐乎有所疑而問也顏子卒後諸子
惟子貢最聰明
乃夫子問以多學而識子貢尙疑信參半而曾子聞一
貫之言直應曰唯可見子貢不如曾子其餘可知矣
豈必曾子之門人始不喻一貫之指乎夫子言由之瑟

奚爲於丘之門是子路鼓瑟在夫子門中故門人聞夫子之言不敬子路若是子路門人豈得同在夫子之門且弟子安敢不敬其師夫子亦豈可對弟子而斥其師之名乎夫子若對子路之門人言當云汝師若何或稱其字如子張言子夏云何也此皆爲夫子之門人甚明子疾病章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門人最多爲臣不過數人豈猶有不足而必取於子路之門人乎子路年最長故稱使以使子羔爲費宰證之可見使字亦朋友之稱豈必弟子可言使乎顏淵之喪門人欲厚葬之此朋友之至情朋友與師弟道同不必爲顏子門人也末云夫二三子也古謂彼爲夫孟子夫旣或治之檀

弓夫夫也左傳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皆是

此蓋夫子在家聞之自言於家

非正對二三子言故曰夫

他章與諸弟子言皆直稱二三子無夫字

或夫字

爲發語詞如孟子夫我乃行之夫子之設科之類

今本

作子

字誤亦未可知安得泥此一字遂以爲顏子門人乎此

亦皆當爲夫子之門人也總之論語書諸弟子記夫子之事與言也其所稱門人自必爲夫子門人不問可知若諸弟子之門人必當各係其師之字不然何以別乎聖賢著書豈有襍亂無章疑誤後世者哉若謂親受業者必稱弟子不稱門人惟轉相傳授者得稱門人則尤不然孟子言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檀弓言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又云孔子合葬于防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又云孔子于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此皆弟子稱門人之確證蓋受業於門故謂之門人此正稱也或稱弟子以師如父兄受業者如其弟子又弟子爲年少者之稱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鄉射禮三耦使弟子又云弟子奉中皆少年之稱也師年長曰先生受業者年少故曰弟子也或稱徒以其眾而相從如將帥之卒徒也或稱從者以師出行弟子從之如僕從也此皆比擬稱之非正稱也故論孟檀弓記孔子弟子之事皆稱門人以紀載之文必得其實也其在道途必變文稱從者以門人爲在門之稱在

道不在門故不稱門人從夫子而行宜稱從者亦所以

紀其實古人之文一字不苟如此記者紀載皆書門人哀公問弟子孰爲好

學獨稱弟子者此蓋哀公稱弟子故如其言書之非記者之稱也不可以不審也夫弟

子爲家人卑幼及凡年少者之正稱受業者弟通稱之

門人爲受業之正稱此外別無稱門人者考之諸經灼

然分明乃謂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傳授者稱門人果

何據乎邢氏不以門人爲夫子門人其說固非然曰曾

子之門人顏淵之門人是仍以門人爲弟子之稱弟省

文而直稱門人耳邢氏之意蓋謂當書曾子之門人不書曾子省文也竹垞乃別

弟子門人爲二以轉相傳授者爲門人其失更甚於邢

氏矣此說蓋本漢人歐陽永叔孔宙碑陰題名跋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嘗數百人其親受業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是漢時始有此稱古未之有也豈可據此以解論語乎漢儒如包咸馬融鄭康成輩注論語皆無此說蓋知古之門人卽弟子與漢之門生不同也後世有座主門生之稱以主司取中者稱爲門生此亦非受業于門者與漢之門生又異要之皆非正也今太學及郡縣學諸生見學師稱門生此雖不必受業猶有古意朱子注論語于訓詁名物多採注疏而于門人獨不採邢說又且無注誠以門人自必爲夫子之門人可不煩注釋也豈知後人猶有異說乎又考史記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五十六

歲去魯至六十九歲乃歸當夫子去魯時曾子方十歲未能受業又豈能越國相從故陳蔡之厄論語記顏淵

十人曾子不與也

或謂德行節當別爲一章非相從陳蔡之人然曾子傳道何以不列德行

之科此說非也

至夫子反魯時曾子年二十三始受業于夫子

夫子稱其質魯是受業初年尙未能聞道也內則言男子三十博學不教孟子言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以曾子年方二十餘歲質又魯鈍遽自爲師教授必不其然夫子卒時曾子纔二十八歲是從夫子止五年耳曾子常在夫子之門篤信好學故能數年而卽聞一貫苟或居家教授用志不專何能及此檀弓曾子自言事夫夫子

洙泗閒言事則必常在門可知是聞一貫時當無門人也又諸經及傳記孔子門人惟子夏教于西河論語亦惟載子夏之門人餘皆無聞此固是失傳然恐亦未必皆有門人也蓋夫子在時聖德感動天下凡有志于道者莫不願親炙聖人豈肯受業于其門人而門人以有夫子在亦不敢儼然為之師必引而致之夫子史記言孔子弟子三千可知當時儒者皆為聖人之徒故諸弟子無門人也夫子卒後門人始有教授者檀弓曾子責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案史記子夏少

孔子四十四歲是夫子卒時子夏年方三十前此更安

得言老即或四十為三十之譌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此不可信夫子去魯時

年五十六如子夏少四十四則此時止十二歲而陳蔡相從子夏與焉則去魯時其年必不止十二也古三四字皆積畫易譌四當為三之譌也亦未可稱老也西河晉地史稱魏文

侯敬禮子夏西河設教當在此時去夫子卒時已數十

年故稱老也然則論語子夏之門人亦在夫子卒後耳

子夏自少即從夫子周流四方及反魯與曾子事夫子于洙泗閒又為莒父宰是時未設教也其餘皆可類推亦在夫子卒後雖然三子門人之有無猶未

可定而以論語本文詳玩之門人必非三子之門人斷

斷無疑也

玄色蒼色辨

玄之為色詩傳說文皆謂黑而有赤色鄭氏謂六入為
玄在緌緇之間亦以玄為黑赤色也鶚竊以為不然易
文言傳言天玄考工記言天謂之玄是玄者天色也天
色其有赤乎且黑中有赤亦紫緌之類既不象天又為
水火相克古人間色惟用黑青與赤黃兩色以其五行相生而又象天地也下服褻服
且不可用況可為冕服之冠衣乎赤色屬陽非陰幽之
義又何可以為齋服乎昏禮幣用玄纁象天地陰陽亦
必取五行相生為吉若水火相克又豈昏禮所宜乎是
知玄色必非黑而赤也案天色實青而微黑人所其見

天為陽易象以東北並為陽方故天色青黑乾四德統
於玄天主於生物也青色於行為木於方為東于時為
春故天色多青然陽氣始於冬至又天開於子乾位於
北五行天一生水則天又宜兼黑色矣地是積土所成
其色宜黃然土生於火故坤位於未申之間地色宜黃
而兼赤也古聖人制衣裳以象天地玄衣纁裳玄為黑
青纁為赤黃各合二色昭其稱也若玄止是黑色今人皆謂
玄是黑色與天象不合又與纁不稱若黑中有赤不但五行
相克而且天地混雜水屬天火屬地故水數一火數二坎為乾再索離為坤再索也非
法象之正矣故知玄必黑而青也請列六證以明之周

髀算經文義古奧的是先秦之書有云天青黑地黃赤
玄以象天則必黑而青一證也曲禮前朱鳥而後玄武
說者以玄武爲龜龜色黑而微青樂記言青黑緣者天
子之大寶龜二證也周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青圭
禮東方是天色與東方同覲禮方明者木也東方青南
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又云設六玉北方璜賈
疏云大宗伯以玄璜禮北方知此亦玄璜也是天又與
北方同色天色與東北方同則玄之黑而兼青可知三
證也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綃衣以裼之鄭注凡
裼衣象裘色綃綺屬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空夫以玄

衣裼狐青則玄必有青色可知四證也郊特牲云齊之

玄也以陰幽思也說文玄幽遠也是玄有幽義幽與黝

通

玉藻幽衡幽讀爲黝周禮陰祀用黝牲黝一作幽孫炎注爾雅云黝青黑色

說文玉篇同

則玄亦黑而青可知五證也爾雅云玄黃病也

凡人病面色或黃或青黑詩言何草不黃又言何草不
玄亦謂草至秋冬而病其色或黃或玄草色本青至秋
冬變色青而兼黑故謂之玄六證也凡此六證若以玄
爲黑而赤則皆不合惟以爲黑青則無不合矣染采之
法以黃爲質而入赤汁則爲緗爲赭爲纁以青爲質而
入黑汁則爲綦爲黝爲玄是玄本無赤也先儒以染玄

用赤色爲質故謂黑中有赤豈染玄必本於赤乎六入爲玄鄭以意推之經傳實無明文也君子不以緞爲飾而鄭以爵色爲緞亦非也爵色爲弁冕服之次豈可用赤黑色乎冕用玄色爵弁爲冕之次是爵色當與玄相近故玄端服玄裳爵鞞也至於蒼色先儒多以爲青蒼字从艸艸色正青天色固青而黑然青色爲多從其多者而言故曰蒼天也月令春三月器服青與蒼竝言止是一色東方青龍亦曰蒼龍纁藉三采朱白蒼朱白皆正色蒼亦必正色可知蒼之爲青明矣青亦曰蔥玉藻有蔥蔥與蒼皆取草木之色也曲禮五十曰艾釋文艾謂

蒼艾色詩鄭風綦巾箋云綦蒼艾色書顧命綦弁注云青黑曰綦是蒼艾色爲青而兼黑也人髮本黑至五十始衰髮不正黑而微青是謂蒼艾色韓退之文言髮蒼蒼化而爲白李太白詩云朝如青絲暮成雪皆謂髮先變青而後變白是蒼艾非黑白相襍也曲禮孔疏以爲蒼白色亦失之矣綦爲蒼艾色是蒼字亦有青黑色之說古人所謂蒼顏白髮亦以人老而顏色青黑也書言黎老是也蒼青多黑少玄黑多青少皆象天色故天稱蒼天亦稱玄天若以蒼爲黑白或爲青白皆與天色不合矣謹陳管見未知是否

對天色玄問

周髀算經云天青黑地黃赤古人玄衣纁裳玄色青黑
纁色黃赤所以象天地也然天色青多黑少地色黃多
赤少而玄色黑多青少纁色赤多黃少

玄可與黑通稱是黑多青少也

三染謂纁纁可與赤通稱是赤多黃少也

與天地之色不甚相合此其中有

精義焉天主生物生物在春故其色多青地主成物成
物在土故其色多黃冕服玄衣纁裳其用以祭祀爲重
祭祀者所以報本反始也天爲陽陽始于冬至地爲陰
陰始于夏至天色青屬木木生于水地色黃屬土土生
于火水火者木與土之本也玄色多黑纁色多赤所以

明本始之義也且聖人作易八卦以乾坤坎離爲重坎
離者乾坤之大用也上經始乾坤而終于坎離下經又
以旣未濟終此其義也玄衣在上其色多黑象水纁裳
在下其色多赤象火坎上離下爲旣濟之象也水火各
兼陰陽坎陽爲水天一爲水水陽也離陰爲火地二爲
火火陰也水屬冬氣寒而潤下陰也火屬夏氣熱而炎
上陽也以水陽火陰言之則玄上纁下爲陰陽定位天
尊地卑君尊臣卑之象也以水陰火陽言之則玄上纁
下爲陰陽交泰天地相交君臣相交之象也坎上離下
爲旣濟者以陰陽交也陰陽交合上下相濟人事無所

不宐故朝覲用冕服玄衣而纁裳也玄色兼黑青纁色兼黃赤所以象乾坤玄色多黑纁色多赤所以象坎離聖人一衣裳之制而易之全體大用昭焉顧先儒未之暢發謹承明問而詳陳之

鶚言黑多青少者謂玄色非謂天色也天色實青多黑少

易言天玄者特以天兼青黑玄色亦兼青黑故云然耳非謂天色黑多青少正如玄衣之色也凡取象止大概相似不必全肖不可泥看

朝覲考

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云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

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薛氏禮圖云春夏之時王既迎諸侯訖服皮弁服當宁而立諸侯服皮弁各執瑞玉至於朝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東面奠玉再拜稽首王更服衮冕入廟諸侯裨冕而人行享秋冬之時諸侯皆乘墨車天子不迎朝享悉受於廟異於朝宗陳氏禮書云春夏者萬物交際之時諸侯分東西面王於堂下見之所以通上下之志也秋冬者萬物分辨之時諸侯一於北面王於堂上見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此皆與鄭注略同

禮記卷十三
萬充宗則謂行覲之日天子先立于寧諸侯在大門外
因朝見以通姓名曲禮所謂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
在此時及天子入廟當依乃覲無春秋之異案二說皆
非也朝宗覲遇特以時而異其名其禮必不有異均是
諸侯乃春夏來者寬以待之秋冬來者嚴以接之果何
義邪欲以明陰陽之象而致失君臣之義古聖人必不
出此凡諸侯見天子無論何時皆謂之覲書言肆覲東
后於春時言之可知覲不專於秋也詩言韓侯入覲左
傳言晉侯出入三覲郊特牲言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
諸侯此皆諸侯見天子稱覲不必在秋否則天子春夏

皆下堂而見諸侯有是禮乎覲亦通言朝如書言羣后
四朝王制言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是也朝亦四
時之通稱不必在春也然諸侯相見亦稱朝君臣每日
常見亦稱朝惟覲則專屬諸侯見天子不可混稱故儀
禮覲禮一篇特名曰覲所以別於常朝也鄭氏乃謂此
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
見焉誤矣夫臣之於君皆當致敬苟以秋冬來者簡省
其禮不行享獻則有不臣之心矣且經文明言四享鄭注
四當爲皆是也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何謂享獻不見乎
賈疏云享謂朝覲行三享獻謂三享後私覲私覲後卽

禮記卷十三
有私獻大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注云玉幣諸侯享幣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會同既有私獻則常朝有私獻可知此說更謬私覲私獻者大夫奉君命出使行聘享之後別以己物獻他國之君故曰私獻諸侯親朝其享天子之物皆己物也又何私焉古者玉帛通謂之幣玉幣即瑞玉也曲禮云操幣圭璧則尙左手周官司儀言諸侯相朝之禮云再拜授幣鄭注授當爲受賓再拜送幣皆謂玉爲幣也玉獻即三享享與獻義同東帛加璧故曰玉獻豈別有私獻乎敖氏云此篇言同姓大國之君入覲於王之禮初無四時之別案敖氏不專指秋覲是也然以爲同姓大國之禮則亦失之經文明言同姓西面北

禮記卷十三
上異姓東面北上是非專爲同姓禮也同異姓同見有東面面面之分先見後見之別若殊見則其禮應無以異大國小國亦不異也亦不異也盛世佐云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已具于朝禮故略之也五禮通考取此說此亦不然儀禮一經最爲詳悉如鄉飲酒鄉射大射三篇其禮多同文各詳載其所省者不過一二句或數字以可彼此互見故略之耳此篇首云至于郊其前必多闕文天子待諸侯有饗有會燕此但言饗無會燕同姓大國四句敘于賜車服饗禮之間上下不相承此四句疑在齋夫承命告于天子下諸侯覲于天子疑是篇首之文而錯簡在後爲宮以下別言會同之禮當有會同字在爲宮上今接

於諸侯覲于天子之下非其次也會同與覲不同考之宜分別以明之

全經未有若此者此皆缺文非以有朝禮而略之鄭謂

三時禮亾惟覲禮存豈其然乎他篇亦有缺文此篇更甚凡朝聘皆

必受摯于廟者謙不敢當若為先祖而來也必無受摯

于朝之禮且諸侯奠摯必北面而此云東面面其非受

摯甚明薛氏謂諸侯春夏燹命車天子出迎君臣皆服

皮弁此本崔氏之說其謬尤甚秋冬燹墨車而春夏乃

燹命車秋冬天子不迎而春夏乃迎之何春夏諸侯之

尊秋冬諸侯之卑邪總之朝覲天子必無迎賓之禮詳天

子迎賓考諸侯亦必無不燹墨車者也皮弁每日常朝之服

乃諸侯初見天子受贄而以此服相接可乎至于東面

奠玉稽首此為自造禮文此非崔氏說夫東面送幣者賓禮

也諸侯覲天子敢以賓禮自居乎既居賓禮何又稽首

乎陳氏謂春夏萬物交際王宐于堂下見之此用天子

不下堂說不知堂者廟之堂也當宁在路門外又何堂

之可言以欲象萬物交際而自卑以接諸侯其昧於禮

甚矣說經不以理為主而附會於天道陰陽者皆經中

之根莠也萬氏不分四時可謂卓識視鄭說為長禮記義疏

取之然以覲禮考之天子負斧依以前無當宁而立諸公

東面諸侯西面之文所云載龍旂弧韜乃朝者朝即覲

之通稱也萬氏據此遂謂天子曲禮先言覲後言朝萬當宁卽在此時非也氏乃謂先朝後覲又與經不合且諸侯初見天子卽當北面奠摯稽首此一定之禮也乃先至於朝東西面而立此何說邪萬氏謂先於此通姓名不知通姓名者擯介之事也覲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注云嗇夫爲末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通姓名宐在此時其文在天子負斧依之下可知在廟不在朝擯者告于天子可知諸侯不敢自言姓名曲禮所謂臣某侯某者擯介之詞耳豈自稱姓名於天子者哉聘義云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聘禮

猶然況於覲乎若謂朝中用擯介傳言古無此禮介不入廟

則不入朝可知若謂在大門外使上介通姓名天子當宁以聽

之則諸侯何必序立於朝天子又何必當宁而立乎皆不可通矣竊謂諸侯旣入廟行覲禮次日天子視朝諸侯又行朝禮蓋覲以正君臣之分故北面朝以通上下之情故東面面白虎通云諸侯不純臣郊特牲云臣之北面答君也是北面爲臣位射人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此仕於王朝者也其來朝者與爲臣者異故不與三公同北面以示不純臣之義也朝士掌外朝之法公侯伯子男皆東面有賓道焉亦此意也治朝之位卿東面大夫西面此日諸侯行朝禮

當位於卿大夫之上天子下而揖之所以親之也覲時
同姓西面異姓東面同姓為先異姓為後本鄭注親親之
義也朝時諸公東面諸侯西面尊尊之義也東面為尊故諸公居
之案諸侯有五等薛氏謂伯子男皆從諸侯則東方最
多西方甚少不相稱矣竊謂此經特略言之若有伯子
男則公侯東面伯子男西面詳朝位考廟所以序昭穆故必分同異姓朝
所以序爵列故不分同異姓而序尊卑此皆有精義存
焉不可以不審也

會同考

會同之禮有四一是王將有征討會一方之諸侯周官
大宗伯云時見曰會鄭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

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

合諸侯而命事焉

鄭不言一方諸侯文略也賈疏亦不詳論語會同皇疏云時見曰會亦隨

其方若東方不服則命與東方共征之此說是也

大行人所謂時會以發四方

之禁也一是王不巡守四方諸侯皆會京師大宗伯云

殷見曰同鄭注云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

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大行人

所謂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也此二者皆行於境內者也

一是王巡守諸侯會于方岳尚書周官篇所謂王乃時

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也

禹會諸侯於塗山亦是巡守會同

一是王不巡

守而殷國諸侯畢會於近畿若周宣王會諸侯于東都

詩言會同有繹是也此二者皆行於境外者也時見時
巡所會皆止一方諸侯是會同之小者也

會同二字對文則別時見

曰會殷見曰同是也散文則通同亦可言會會亦可言同總之皆曰會同諸侯相會亦曰會同殷見殷

國所會則四方六服諸侯畢至故曰殷是會同之大者也先儒會同之說其誤十有八一日小會同是諸臣相

會周官小祝云凡小會同掌事焉鄭注云小會同謂諸

侯遣臣來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小司馬疏說亦然案

小行人云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可知人臣無會同

之禮天子在上而卿大夫自相會同王綱墜矣此春秋

衰世之事而謂成周有之乎必不然矣時見固是會同

之小者然周官例不言小皆但稱會同惟小祝小司馬

言小會同此蓋時會中之小者故以小祝小司馬掌之

歟一日殷國在畿內諸侯畢朝職方氏云王將巡守則

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

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

之鄭注云殷猶眾也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

謂之殷國賈疏云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

即為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為之夫國者侯國也若在

境內何謂之殷國大行人掌客皆連言巡守殷國可知

殷國與巡守略相似故職方氏亦有戒令之事其不在

畿內城外明甚如鄭賈說是殷國與殷見何異乎五禮通考
云大宗伯之殷見職方氏之殷國其禮一也沿鄭注之誤殷見曰見謂諸侯皆來見天子也殷國曰國謂天子出至侯國諸侯盡朝也豈得混爲一邪殷國與巡守同年其與巡守異者蓋王有故不能遠巡故止于近畿巡行近于王畿之地大而在侯甸二服中而令四方諸侯畢來朝也天子出在侯國有似于時巡之會四方諸侯來朝又有似于殷見之同是合二事而爲一矣周官所言會同多是巡守及殷國之會如縣師作其眾庶馬牛車輦稍人作其同徒輦輦廩人治軍人之糧倉掌舍設楛柝司戈盾設藩盾可知皆境外之會同也殷國

與巡守異說者或合爲一誤

一曰殷國諸侯四方四時分來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鄭注云殷國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案諸侯朝覲經典竝無分方分時之說蓋朝覲之年有定若東方諸侯春時或有故則至夏秋皆可朝苟必拘其時將廢朝乎自鄭有此說後儒悉從之而朝覲之大典亂矣至謂殷國亦分時分方則尤謬夫殷見之禮四方諸侯畢至故有殷各若殷國止一方來朝何以謂之殷乎天子巡守諸侯隨時分方而朝者一年而周也今殷國不周行四方止在一處豈有僅會一方而三方不會乎若謂久淹于外以待諸侯或旣歸而復出

皆於義無取而空多繁費有是禮乎若謂亦一年而周所行不遠何必如此稽留乎若謂殷國在畿內而四方四時分來總不得謂之殷也況殷國必不在畿內乎一日會同之壇隨時設于其方覲禮云爲宮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鄭注云宮謂壝土爲埒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於南方秋於西方冬於北方注周官司儀亦云然案覲禮及司儀皆但言爲壇竝不言隨時而設于其方鄭說於經無據五帝五祀四望之壇各兆于其方四時迎氣各于其方此求之以其類也會同而隨時分方于義何取乎且王必南鄉司儀明言之則壇必

在南可知若在東西方北方王將東鄉而鄉北鄉乎若亦南鄉則皆不正矣總之以陰陽五行說經最爲經害鄭多有此亦好引緯書之類也一日壇之上有堂鄭注覲禮云司儀職云爲壇三成成猶重也三成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夫壇之上安得有堂經言祀方明于上方明者上下四方之神明也其祭必露天豈得於屋下乎且壇三重爲三等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若以上等爲堂則公當立于中等侯伯于下等子男則于地與經不合鄭說蓋本於逸周書王會解然與經不合不足據也一日諸侯之位與

明堂位同司儀云王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
天揖同姓鄭注云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
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
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西
上案明堂位所言朝位殊不足信詳朝位考而引以解會同
其謬尤甚壇上無堂安得有階又安得有三階經言同
姓異姓庶姓分爲三等之揖是諸侯當以姓序立不當
以爵序立也若分爲五等序立則三等之揖無所施矣
據覲禮同姓西面異姓東面則會同亦宜以同姓者列
於壇東而西面異姓庶姓列於壇西而東面庶姓亦異姓也故同

在西異姓在上庶姓在下王乃先揖同姓次揖異姓後揖
庶姓此時公侯伯子男雖各有上下之差然旣以姓爲
序分作兩班則侯伯不必在中等子男不必在下等也
下云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
于下等玩及其二字可知此時序立不以爵命分三等
也又安得有五等乎一曰諸侯就旂而立祀方明之
後鄭注司儀云王旣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
置於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案覲禮祀方
明在拜日之後會同之末節也若上介置旂諸侯就旂
而立序於四傳擯之前則諸侯始入壇門事也節次甚

明乃謂在祀方明後殊不思天子既率以拜日反祀方明矣何又就旂而立待四傳擯而升乎殊不可解矣一曰諸侯就旂而立王降階揖之案覲禮四傳擯在就旂而立之後則就旂而立諸侯尙未升壇王豈降至壇下而揖之乎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會同與覲禮相似故載在覲禮中必不降至壇下而見諸侯也司儀云爲壇三成王南鄉見諸侯可知天子不下壇也且置旂尙左見覲禮公侯伯子男皆就旂而立是以爵爲序尊者皆在東不分同姓異姓庶姓王安得作三等揖乎鄭于引明堂位諸公中階云云顯與尙左不合蓋公在東不得在中矣蓋諸侯入門就旂而

立此時王在大次見周官掌次及王升壇四傳擯而後諸侯以次而升分東西序立王乃揖之無降壇之禮但稍近前以爲敬耳一曰擯與朝覲傳命同司儀云及其擯之各以其禮鄭注云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不知朝覲交擯公介九人故擯五人侯伯介七人故擯四人子男介五人故擯三人賓主傳命禮空然也及賓入廟之時惟上介上擯得入與傳命時異矣會同于壇諸侯惟上介從無交擯之事則擯不與朝覲傳命同可知也周官會同大宗伯爲上擯肆師爲承擯則必有末擯當以嗇夫爲之本鄭氏擯止此三人無論何等諸侯

禮記卷十三
皆以此三人相接擯有三人故曰傳擯所云各以其禮者卽謂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也豈謂擯者之數乎一曰公拜于上等鄭注覲禮四傳擯云公拜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夫拜下禮也公豈得拜于上乎司儀所謂公于上等云云言立之位非拜之位也鄭又云升堂致命降拜于下等則又自相矛盾矣拜各當降一等公于中等侯伯于下等子男于地抑或公侯伯皆于中等子男則于下等歟經無明文未可定也一曰奠玉享幣王禮皆于壇上鄭注司儀云諸侯各於其等奠玉既乃升堂授王玉將幣享也禮謂以鬱鬯

裸之也皆于其等之上案周官大朝覲謂因會同而朝

覲其禮大于常朝也

本注疏

鄭注大宗伯云時會殷同既

朝覲然後爲壇于國外以命政事此說是也蓋四方諸侯陸續而來來卽當入覲其覲必在廟矣周官大宰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注云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是鄭亦謂會同奠玉享幣王禮在廟也司几筵云大朝覲不言會同省文也王位設黼依尤其明證矣乃注司儀謂奠玉享幣王禮皆在壇又何自相矛盾邪蓋以司儀將幣王禮文承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故云然耳殊不知其下文云王燕則諸侯毛豈燕亦

禮記卷十三
在壇邪燕不在壇則將幣王禮亦不在壇可知也

古者玉幣

皆謂之幣將幣指瑞玉而三享亦在其中鄭專指享言非也

夫會同必于壇者所以

祀方明發禁令讀盟約也豈于此行覲禮哉奠玉享幣覲禮之事王禮以裸鬯覲後饗賓之事安得行于壇上乎家語言齊侯欲享魯君夫子辭之以爲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齊侯乃止可知壇上必無將幣禮賓之事也若夫巡守會同則奠玉行享于四岳明堂殷國會同當在洛邑明堂亦不于壇也司儀所謂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者謂覲享之時亦以爵命差爲三等公在前侯伯次之子男在後也及燕則諸侯毛則貴齒而不貴

爵也夫先王治天下之道有三親親也貴貴也老老也會同之禮天揖同姓時揖異姓親親之義也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貴貴之義也王燕則諸侯毛老老之義也一日拜日會同以春禮日以夏禮月以冬禮山川以秋覲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鄭注云此會同以春者也又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注云此謂會同以夏秋冬者也案經文竝無春夏秋冬字面朝事儀言天子帥諸侯朝日亦不言春是四時皆同也蓋均是諸侯安得以時而異其禮

如鄭說是諸侯春夏會同者待之隆秋冬會同者待之
輕此何說邪且春但拜日而夏則祀日禮日非祀日此
如鄭說辨見後
又何說邪或謂天子自舉此祭而值會同則帥諸侯以
助祭焉然祭有定時不過一日會同安能適與之值乎
況祭日以春不以夏祭月以秋不以冬祭山川亦不必
以秋則非隨時助祭可知矣既非隨時助祭是為會同
祀之也夫天神莫尊于日而月則稍卑山川邱陵則更
卑矣秋時會同第帥之以祭山川邱陵何其卑視之邪
況禮日實是祀天以視山川邱陵不亦尊卑相懸乎惟
四時皆竝祭大小兼行斯無隆殺之嫌耳一日禮日是

祭日禮月是祭月下云祭天地即祭日月鄭注觀禮云
變拜言禮者容祀也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
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案禮祭日於東祭月於西
未有祭于南北者也蓋禮日者祭天也禮月者祭地也
故不于東西而于南北下云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
川沈祭地瘞此釋上文之禮上言祭山川邱陵故下言
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然則祭天燔柴即禮日也祭地瘞
即禮月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祭天
而以日為主故曰禮日祭地而以月為主故曰禮月本
萬
充宗
說鄭謂祭日月則顯與祭天燔柴祭地瘞不合日月

而謂之天地是亂名實也經典豈有此稱哉一曰拜日
禮日等及祀方明皆以為盟神鄭注覲禮云司盟職云
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又云盟神
必云日月山川者尙著明也王制云王巡守至于岱宗
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
月者太陰之精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
其神主月與案穀梁傳云詛盟不及三王是三王盛時
無詛盟之事惟周官有之然司盟云凡邦國有疑會同
則掌其盟約之載是凡會同不必皆盟也成周會同當
無盟覲禮言會同之禮竝無盟法此禮之經也周官一

書間有預防後世之變而立其制非必當時所行之禮

也周官與諸經有不合者以此

然則會同之祀方明與拜日禮日等

皆非以為盟神可知矣朝事儀曰天子帥諸侯而朝日
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是拜日非以為盟餘可類推竊

謂祀諸神之義有五拜日祀方明者此其神之分皆與

天子略相等

方明是五帝五神日與五帝稍尊于天子五神稍卑于天子要之皆為同等

天

子猶必拜祀之所以示天子之尊猶必有尊也

朝事儀所謂教

尊尊也

祭天地者先王合萬國之歡以祀先王故亦合萬

國之歡以祀天地所以明事天如事親也祭山川者國
主山川祀之所以為諸侯祈福俾咸係宗社之靈長也

是分而言之有三義矣柰何以為盟邪一曰方明是日月山川之神賈疏云鄭謂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即日月之神也司盟北面詔明神鄭注云明神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所以依之也是鄭解方明之神日月山川之神非五天帝也夫日月可言東西不可言上下以上下為日月謬亦甚矣大宗伯云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鄭注謂所禮五帝五神是也此經云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文與彼同則方明之神即五帝五神明矣蓋五帝五神皆五行之精故

為五色以象之山川非五行何為設此方色乎周官考工記皆言禮山川用璋安得用圭乎且日月配祭于天地山川專祀于西門外若方明亦是日月山川之神不亦瀆乎或疑上下當為天地然禮日月是祭天地則此上下非天地也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此云上圭下璧尤可知非天地也本鄭注五帝屬天在上五神屬地在下五神一曰五祀用血祭是地神也詳五帝五祀考五神之屬木火金水者列於下之四方象其色而為青赤白黑其中央土神曰后土土色黃故設于中而以黃玉禮之空也至于五帝之屬木火金水者列于上之四方亦象其色而

爲青赤白黑其中央土帝曰黃帝本宜爲黃色然天玄地黃不可倒置中央帝居天之中得天之正色故不爲黃而爲玄而以玄玉禮之也天圓地方故蒼璧圓以禮天黃琮方以禮地土帝非天故不用璧土神非地故不用琮而用圭璧以別于天地也天帝尊于地神圭貴于璧故上用圭而下用璧璋琥璜之形不周正不及圭璧之全中央之神此神字兼天帝地神言貴于四方故土帝土神用圭璧也四方以東方爲尊故亦得用圭然其圭當小于上之圭又玄色貴于青玄爲天色六色中之最貴者也自不混同此方明之義也一曰祀方明在禮山川邱陵之後會同又在

其後陳氏禮書云天子既拜日禮月

不言禮日陳氏蓋以禮日爲祭日與

禮日重出故略之不與山川邱陵則祀方明既祀方明知禮日非祭日也

則見諸侯案觀禮拜日後卽云反祀方明既祀方明乃

禮日禮月禮山川邱陵節次甚明陳氏易之蓋欲以類相從耳不知拜日四者皆大禮行之非易又分于四郊相距各十餘里又欲反祀方明此豈一日可畢邪且拜日祀方明其神相等皆所以教尊尊則拜日後卽祀方明未嘗不以類相從也天地尊于日若拜日後祭天地失其序矣況昊天至尊祭之必須在質明之時既拜日而後祭天又遲而不敬矣竊謂拜日祀方明是一日事

祭天地山川又是一日事升壇會同在拜日之前同在
一日觀經文四傳擯在設方明反祀方明之間則可見
矣蓋云反則其先必自方明壇而去若升壇會同在前
一日何得云反乎拜日非祭日故不必以朝于會同後
行之可也必先會同而後拜日祀方明者以拜日祀方
明非會同之正禮正禮未行不可及其餘也諸侯皆爲
會同而來豈有未會同而先率以拜日者乎且拜日祀
方明與禮日月山川爲一類若會同在禮諸神之間殊
爲參錯不倫鄭謂會同在祀方明後與經刺繆矣陳氏
沿其誤而并行諸祀與鄭分四時不同然鄭分四時則

於諸侯有隆殺陳并諸祀于一日則行禮不免急遽苟
且其失均矣一曰宮卽方岳明堂羣神之祭于此行之
萬充宗儀禮商云四岳皆有明堂此所謂宮卽方岳之
明堂也天子巡守凡畿內羣神之祭皆于此舉行見天
子無外之義拜日卽春分朝日禮日卽南郊祭天禮月
卽北郊祭地禮山川邱陵卽望祀山川案爲宮方三百
步一節載在覲禮其在國內可知以會同諸侯咸來朝
與覲相似故附于覲禮周官以會同爲大朝覲亦此義
也若巡狩在外則不類矣雖巡狩亦有會同然其禮當
載于巡狩篇不當載于覲禮也

天子巡狩禮今止
鄭氏會引其文

周官

司儀云將合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此云四門壇十有二尋與周官合是此禮爲國內會同明矣古者牆壇皆謂之宮掌舍爲壇壇宮其證也壇壇易成故將會同則令爲之若明堂宮室豈一時可爲邪況四岳明堂爲布政之宮朝會之所有天下者必早建之何待巡狩之日諸侯畢覲而始爲之乎經所言東門南門北門西門與上四門在壇壇者不同乃國門也國門之外有祭天地日月山川等壇壇門外安得有諸壇乎且經言天子乘龍載大旆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其爲國門甚明拜日等禮在國門外又可見此爲國內會同也天子巡守在

外天地日月等祭因宐于明堂行之然與此經不同不可強合爲一也巡守二月至東岳明堂祭日五月至南岳明堂祭地八月至西岳明堂祭月十一月至北岳明堂祭天皆率諸侯以行禮然止祭其一而此經則一時徧祭者也蓋在國已有正祭故會同諸祭可徧行之巡狩在外國內正祭不行宗廟社稷不可于外祭當使太子或大宗伯攝之故必行正祭天地日月宐如國內分祭于四時不可一時徧祭也巡狩望祭山川當隨時各于其方春祭東方夏祭南方秋祭西方冬祭北方豈得皆祭於西門外乎詳明堂考此言拜日明非祭日若巡狩在外豈可不祭日乎萬氏之說殊誤而以禮日爲祭天

禮月爲祭地確不可易勝於鄭氏遠矣一日春夏先行朝禮于朝然後于國外會同大宰大朝覲會同疏云諸侯會同皆依四時常朝春夏受贄于朝受享幣于廟秋冬一受之于廟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爲壇于國外以命事焉案春夏受贄于朝受享于廟此鄭之謬鶻于朝覲考已詳辨之矣會同亦有朝禮第不在會同之前而在其後不在于朝而在明堂朝事儀言天子帥諸侯而朝日退而朝諸侯是朝在會同之後也鄭謂此朝字是會同朝見諸侯非也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周公非自朝諸侯也當改作成王公侯伯子男及夷蠻戎狄畢至周書王會即在此時此大朝即會同會

同人眾治朝之地不足以容之故于明堂也明堂爲布

政教之宮所謂殷同以施天下之政當在于此時會發禁當于

壇誓與盟一類也非在壇也故既升壇會同又必朝于明堂時

會發禁亦必施政則亦必朝于明堂其位宜諸公中階

前北面侯伯西階前東面子男阼階前西面夷蠻門東

西面戎狄門西東面朝位以北面爲尊東面次之夷蠻戎狄無尊卑故從其方而爲位焉

今明堂位所言多與禮不合未可信也夫會同天子之

大典也而先儒所言其誤如此不可以不正也其禮之

次第先入廟行覲禮侯諸侯畢至乃爲壇會同既畢然

後帥以拜日反祀方明次祭天地山川又次朝于明堂

以施政焉又次行燕禮又次行會禮又次行饗禮諸侯
乃歸此皆考於經而有據者也

卷十三終

求古錄禮說卷十四

臨海誠齋金鶚

井田考

王者之政莫大乎井田而先儒考之不致其精詳其說
之誤十有三一曰公田百畝以二十畝爲廬舍穀梁宣
十五年傳云古者公田爲居井窰蔥萑盡取焉班固因
之作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
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趙
岐從其說注孟子五畝之宅謂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
爲宅又注方百里而井一節云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

一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何休注公羊宋均注樂緯咸與班志同按孟子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百畝皆屬公何得以二十畝爲民之廬舍也八家同養公田何得各取十畝治之也九一爲助法以九百畝而得一百畝也若公田僅八十畝是輕於九一矣亦與孟子不合詩甫田疏極辨班志之誤然詩甫田鄭箋云九夫爲井井稅一夫是鄭謂公田百畝非八十畝也五畝之宅皆在邑中猶今之村落然詩所謂中田有廬者乃於田畔爲之以避雨與暑大不容一畝必無二畝半之廣在公田之中也詳邑考一曰公邑不制

井田與采地異鄭康成注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是鄭謂公邑不制井田也不知鄉遂之民皆五家相比故不得爲八家同井之制公邑在野其民非五家相比何不可制井田乎凡言邑者皆四井爲邑也若不制井田何以名公邑乎周官小司徒云攷夫屋夫夫屋者井田之制也司馬法云夫三爲屋鄉遂有夫屋蓋其餘地皆有公邑公邑制井田故攷其夫屋也若無井田何有夫屋乎鄭注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不知田不井者皆五五相任未有三三相任者也鄭不知公邑亦爲井田故妄作此解耳一曰畿內用貢法無公田夫助法善于

貢王畿爲首善之區豈有令邦國行助法而畿內乃用
貢法乎鄭注匠人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
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誤更甚矣竊謂天子諸侯
賦稅之法不當有異王畿鄉遂用貢都鄙用助邦國亦
宜然必無畿內用貢邦國用助之理也鄭又謂周之畿
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具率以什一爲正果爾
周之畿內賦法不謂之徹也豈孟子所謂周人百畝而
徹者專爲侯國言之乎周之畿內徹田爲糧自公劉時
已然矣豈至成周時反不名徹乎鄭據載師近郊十一
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之文故謂畿內

賦有輕重不知此三句是莽歆增纂非周官本文也什
一之法通乎天下斷無過於什一之理江慎修據國語
先王制王藉田以力其砥其遠邇以爲田賦有遠近取
平之法近遠郊甸稍縣都賦法不同是周官砥遠邇之
法也力役先取諸近近者多而遠者少益遠民之賦以
補近民之力政乃均平不知鄉遂用貢都鄙用助貢爲
什一助爲九一九一稍重於什一又車乘馬牛芻茭皆
征于都鄙而鄉遂無之蓋力役與師旅皆出于鄉遂詳
出車考而都鄙不征有大役大軍乃征于都鄙然亦罕
矣先王砥遠邇之法蓋如此安有什一之法僅行于近

郊而自遠郊以外皆重於什一且至什二乎夫什一者堯舜之道也孟子云欲重之于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會謂周公有此賦法乎且都鄙用助有公田若甸稍縣都有什二之法是都鄙亦用貢矣亦與諸經不合然則近郊什一三句爲莽歆所篡無疑也鄭氏據此因謂周畿內用貢法稅有輕重江氏亦因此而疑周無公田其亦誤矣一曰丘甸縣都皆以三分之一有奇治溝洫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及稅斂之事鄭注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六十

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四千九百九十六井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治洫三千六百井治澮按鄭氏據考工記方十里爲成方百里爲同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欲合三者爲一故作此解也不知三者必不可合邑丘甸縣都皆以四計通成終同皆以十計本自不同考工記但言成與同而無通與終則又異矣蓋井邑丘甸縣都居民之法詳邑考而粟米布縷之賦稅以是計焉通成終同出車之法而馬牛芻蕘之征賦以是

計焉井閒有溝成閒有沍同閒有澮經畫五溝之法所以正經界除水害者鄭注小司徒云溝沍為除水害是備澮非備旱也朱子注論語溝沍也詳溝沍考于是乎在焉通與終無關於溝沍故略而不言也三法之異如此安可合於一乎一成百井之地以三十六井治沍約去三分之一不出稅積至一同萬井以五千九百四井治沍與澮皆不出稅是百里之國出稅者不及一半何以足用乎溝沍一成不易治之者不過濬之耳百井之地何用二百八十八家治溝沍乎鄭說殊繆戴東原考工記圖從之誤矣一曰出賦之法以百分之六十四為實三十六為虛漢志云一同百

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以其言推之則一成十里亦以一甸六十四井為實三十六井之地為虛此亦欲合小司徒司馬者為一故為此說也又本于王制三分去

一之說而小變之

王制云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林陵麓川澤丘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漢志乃約去三分之一有奇小變於王制之說

不知王制之書出於漢儒未盡可據王者頒祿必均天下山川不同若井山川而封為百里七十里等國祿不均矣儻境內山川甚多何可以為國乎蓋所謂百里之國以井計之積有萬井則為百里之國山陵林麓川澤等皆不在內又何

三分去一之有然則漢志之誤亦明矣江慎修知鄭氏之誤而不知漢志之誤亦未之思耳一日周以公田分之九夫而取其所獲之什一萬充宗云周之徹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歲取其所獲之十一徹之爲義取于上下相通且通乎夏殷之法一井九夫是通乎夏取其十一而不若夏之以中歲爲常是通乎殷此說似是而非彼所據者小司徒九夫爲井也不知九夫以地言非以人言司馬法云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是夫以地言也考工記云市朝一夫其證也甫田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周有公田其爲八家同井之制甚明

孟子引此詩以爲雖周亦助是周用殷之助法也夏亦兼貢助其貢亦隨年之豐凶而取其什一故禹貢九州之賦有鎔出龍子所謂貢法之不善乃後世之流弊非禹時有如此也左氏宣十五年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杜預注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公田百畝八家同治之此注謂民耕公田亦沿漢制之誤公羊傳云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何休注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孟子云助者藉也此亦周用助之證也文王治岐耕者九一武王周公當謹守其良法何以改用貢法乎必不然矣一日周之徹法

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朱子注論語云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其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語類云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然孟子論耕者之所獲上農夫會九人其次會八人其次會七人其次會六人下農夫會五人以力有勤惰故獲有多少如此若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安有差等乎且使勤者徒勤惰者幸安于惰何以勸乎萬充宗會辨之必不然矣周之徹法本與助法同特以鄉遂兼用貢法而名爲徹耳非以合作均收

而名徹也一曰周之徹法郊內郊外通其率以爲什一詩甫田疏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按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是九中稅一則什一當是什中稅一非什一而稅一也孟子言貢助徹其實皆什一者以九一與什一所差甚少亦可謂之什一也若必貢助通率而爲什一則殷人不兼貢法何以爲什一乎一曰授田之制大司徒小司徒孟子不同大司徒云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注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

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小司徒上地
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鄭注一家男女七人
五人以下則孟子定以為一夫百畝馬貴與以為三說
授以下地不同不知其無不同也授田之法先視其口之多寡口
多者授以上地即不易之地也家百畝口不多不寡授
以中地即一易之地也家二百畝口寡者授以下地即
再易之地也家三百畝是大司徒小司徒二說本自合
也孟子言一夫百畝則周官不易之地舉其上者言之
耳非謂皆定以百畝也左傳言井衍沃牧隰皋鄭康成
謂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與周官合蓋田

有肥磽授之地多寡王政所以為公也孟子之意皆不
異於周官也馬氏以為不同誤矣一日餘夫年十六授
田二十五畝三十有室受田百畝孟子云餘夫二十五
畝趙岐注云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餘力者受
二十五畝老少安能治田此說甚謬不足辨朱子集注
引程子云一家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如有
弟是餘夫也年十五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
然後更授百畝之田毛西河謂有弟餘夫有子餘夫兼
子弟言不知子弟皆不為餘夫也小司徒所謂皆七人
家六人正合子弟合計之蓋子弟助父兄以耕同會于

百畝之內詩所謂侯亞侯旅是也年十六尙未弱冠何能耕治二十五畝且一人何須二十五畝乎三十有室無父母之養子弟之畜安得與八口之家同授百畝賈公彥周官疏謂餘夫三十有室受田百畝程子從之誤矣竊謂子弟必三十有室乃爲餘夫受田二十五畝俟其丁眾成家方授其百畝之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此羨卒卽餘夫也餘夫可爲卒以田獵追胥必非幼弱所能羨卒在家七人之中其不受百畝之田可知矣一日餘夫受田同於正夫周官遂人云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

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鄭注云餘夫亦如受一廛所以饒遠賈疏云遂人餘夫多三十壯有室者其合受地與正夫同孟子所云餘夫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不與正夫同鄭漁仲云餘夫二十五畝是商制周則受百畝按聖王之治天下遠近一體無饒遠之理六遂上地有萊者以其地在野多閒曠之地中有萊田故以萊田給之此恐地荒不治非饒遠也鄭注以爲饒遠誤矣至于餘夫又何以饒遠之義鄭說殊不可通遂人之餘夫卽孟子之餘夫賈

疏別而言之非也孟子所言井田止是周制漁仲以爲
商制其謬更甚總之餘夫止有一妻與正夫一家七八
口迥異百畝可食七八人餘夫止夫婦二人故授以二十五畝先王制度自不苟也受田必
無與正夫同者趙岐注孟子云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
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等也此說得之蓋餘
夫上地田二十五畝萊一十二畝半中地萊亦二十五
畝下地萊五十畝田皆二十五畝也一曰餘夫在遂地
之中出耕公邑鄭氏注載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以力
出耕公邑賈疏云六鄉以九等受地鄭注云廛里也場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

盡至于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出耕在遂地之
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竝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
按九等之田非必各有一夫賈疏會辨之安得謂餘夫無地
可受乎且農夫之耕必與其家相近若去家甚遠朝夕
往來田且荒蕪矣若使別居離其父兄亦非情理是六
鄉餘夫必不出耕于遂地也遂地自有田可授餘夫必
不出耕公邑也公邑亦制井田皆每夫受田百畝何待
鄉遂之餘夫來耕乎餘夫與正夫同居鄉遂公邑都鄙
隨處有之豈必在遂地之中哉近人或謂餘夫之田卽
以公田給之然公田爲八家所同治安得以授餘夫況

禮記十四
一井八家或有七八餘夫而公田止百畝何以給之乎
卽三四餘夫公田盡以給之正夫可以不治公田乎其
說亦甚謬矣竊謂古者地廣人稀田不盡井隨處皆有
閒田餘地授萊田取之於此圭田及餘夫之田亦取之
於此且生齒日增已井之田不足以給亦取於此以授
之每夫百畝不必盡爲井田之制也此無公田當用貢
法餘夫之田亦宜用貢然則周之兼用貢法不特鄉遂
爲然觀周官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可知
鄉遂之外亦有用貢者矣如盡行助法則惟以公田之
稼歸公何必論年之上下乎餘夫之田與萊田鎔于井

田之閒是知井田之制不必畫方如棋局也其在平原
廣野可作數井數十井或百井則爲一通一成之制畫
方如棋局然若在山川險阻之地或止有九百畝但爲
一井成正方形或不足九百畝其田不能成方則但以
方田之法計之以九百畝爲一井公田不必正居中是
皆不爲一通一成之制畫方如棋局溝洫亦隨地爲之
不必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也此遂人文
詳溝洫考孟子
告畢戰潤澤必在君與子者此類之謂也一曰三代授
田不同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皇氏謂夏時民多殷漸少周時至稀古授田

有多寡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百畝止稅其五十畝殷政稍急增稅七十周政極煩畝盡稅之陳氏謂夏氏洪水方平可耕之田尚少故授田之五十殷時漸廣周大備故日增徐氏謂夏民儉約故授以五十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田不得不皆多金氏謂區皆百畝三代所同但夏一井十六家受之商一井十二夫受之周乃每夫一區袁氏謂三代民皆百畝但夏以五十爲萊田商以三十爲萊田周人萊田在別井按井田有溝涂經界其制一定而不可易若田有增多必改易其溝涂三代聖人豈若是之紛擾乎則謂授田有多寡者非也天

地之間生齒日繁豈有夏時民多殷時民少至周而更少之理殷用助法無稅何謂稅七十畝而三十畝不稅乎八家同井孟子有明文此殷之助法也周徹法亦然若殷一井十二夫受之計八百四十畝是餘六十畝矣若十三夫則又不足矣周亦有助若每夫一區是無公田也萊田必在井田之外未有與田相襍者安有一井之中半爲萊田者乎諸說皆不可通萬充宗謂三代尺度不同夏之五十畝至殷爲七十畝至周爲百畝此說得之蔡邕獨斷謂夏尺十寸殷九寸周八寸是三代尺度不同之證

白虎通謂夏以十寸爲尺商以十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非也

然則五

十七十百畝非真有多寡也夫井田爲王政之首務而說者多誤有志經濟者不可不考正之矣

燔柴瘞埋考

古者祭天燔柴祭地瘞埋

觀禮祭天燔柴祭地瘞埋法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

泰折祭地也案觀禮所言與祭法同是正祭天地之禮鄭注觀禮以祭天爲祭日以祭地爲祭月非也周官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是祭月不瘞且燔柴亦非實柴也鄭康成謂燔瘞皆有玉帛牲

體後儒悉從之鶚案祭天地之禮燔瘞惟有幣帛無玉亦無牲也古人祭用玉帛禮神猶朝覲執玉帛以爲贄帛則受而玉必還是知禮神之玉不燔瘞矣且玉亦豈可燔之物哉燔燎取其升煙玉不受火燔之無謂徒損

一寶古之人何其愚也蒼璧黃琮與四圭有邸兩圭有邸皆貴重之寶何可數燔而數瘞之也國語云禘郊有全烝全體之牲亦非可燔燔之而臭穢上聞于天不敬大矣禮運云列祭祀瘞繒繒爲幣帛祀地而但瘞幣帛則無玉與牲可知鄭注云埋牲曰瘞幣帛曰繒經無牲字而曰瘞牲妄矣而祭天之不燔牲玉更可知矣雲漢詩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其上文云靡神不舉靡夔斯牲圭璧既卒別奠瘞于牲玉是奠瘞爲幣帛也牲未有言奠者玉雖可言奠然瘞爲帛則奠亦宜爲帛也瘞帛既見于禮運又見于聘禮可知此瘞爲瘞帛也祭天帛宜燔而云奠者帛必尊之而後燔于柴上也毛傳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未嘗有言非牲玉矣大宗伯于昊天牲玉孔疏以牲玉釋之非也

上帝言禋祀日月星辰言實柴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言

禋燎社稷五祀五嶽言血祭山林川澤言貍與埋同沈四

方百物言醕享皆類敘而別言之其禮必各異禋之言

煙鄭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又為精意以享本國語故知其

但以幣帛加柴上而燔之不貴多品又取其氣之潔清

也加牲燔之則氣稍濁實柴謂以牲體加于柴上祭日月非全烝

當取其體之貴者燔之體之貴者首與正春是也爾雅釋天云祭星

曰布謂以牲體分析而布于柴上以象星辰之布列卑

引釋名云祭星曰布布取其象之布也今本無此文此皆非全體燒之自無臭穢

而要若禋祀之氣清也日月星辰亦燔幣然所以異

于禋祀者在牲不在幣也禋燎則有柴不牲無幣而用

柴獨多此祀天神之等級也鄭注三祀皆積柴實牲體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賈

疏禮祀有玉帛牲牲其說非也血祭自社稷始不言祭地者祭地與社

稷同用血祭也鄭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此解未明賈疏云大地方澤當用瘞

埋與昊天禋祀對不知瘞埋可與燔郊特牲云社所以

柴對不可與禋祀對其說似是而非郊特牲云社所以

神地之道故方丘亦通稱社中庸云郊鼓人以路鼓鼓

社祭大司樂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此社兼

地地亦兼社地與社稷同樂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

旅四望四望即五嶽次于社稷而與地同圭則社稷亦

與地同圭可知五祀猶天子之五帝與天同用四圭有邸又同服大裘而冕故五祀與地亦同

用血而地與社稷同血祭從可知矣血祭蓋以血滴于地如鬱鬯之灌地也氣爲陽血爲陰故以煙氣上升而祀天以牲血下降而祭地陰陽各從其類也然血爲氣之凝血氣下達淵泉亦見周人尙臭之意也血祭與禋祀正對禋祀不燔牲則血祭亦不瘞牲下言以埋沈祭山林川澤是埋牲以祭山林地與社稷五祀五嶽皆不埋牲可知矣覲禮祭法爾雅皆以祭地瘞埋與祭天燔柴對言此所埋者幣也非牲也禋祀升煙血祭下達皆所以薦神大司樂以禋祀血祭對言者此也燔幣于坎皆所以告神覲禮諸書以燔柴瘞埋對言者此也祭地

用全烝其牲不埋社稷五祀五嶽牲用大牢雖非全烝亦不瘞埋祭山林川澤用少牢皆折牲體爾雅云祭山曰瘞縣祭川曰浮沈可縣可浮其非全體可知覲禮云祭山丘陵升瘞縣卽升也

本賈疏

而大宗伯言埋似乎不

同不知祭山林者先縣之而後埋之山屬地而其高配天故縣與埋竝舉覲禮大宗伯各舉其一言之耳鄭志荅張逸謂爾雅之文襍不可盡據以難周禮非也

孫炎云埋

于山足曰瘞埋于山上曰縣亦非川屬乎地而又就下故直沈之而爾

雅言浮沈牲體折節爲物不重初浮而終沈也邵二雲謂祭川竝用牲玉故或浮或沈引左傳沈玉以濟執玉

而沈及史記河渠書湛美玉爲證又謂祭山亦埋玉引
史記正義宋末會稽脩禹廟于土中得五等圭璧百餘
枚以爲證然祭地旣不埋玉則祭山川亦必不埋玉沈
玉周官小子凡沈辜俟禴飾其牲鄭司農注云沈謂祭
川是沈以牲不以玉也左傳之沈玉皆欲報怨而邀惠
于神非祭禮也史記所言是漢時祭川之禮非周制也
祭山川固皆有玉然但奠之而不埋沈周官言璋邸射
以祀山川未嘗言埋玉山海經言縣以吉玉亦未嘗言
埋會稽之玉或漢以後祭山者埋之非周禮也孔文詳
謂此卽

禹會諸侯于會稽執以禮山神而埋之非也禹時諸
侯所執之玉皆是命圭當爲世守豈可埋于山乎

沈與實柴正對實牲用牲故埋沈亦用牲實柴之牲折
節故埋沈之牲亦折節實柴埋沈皆以形不若禋祀血
祭之以氣也鬮辜爲磔牲非折節其牲或用狗非必少
牢則又降矣鬮辜與禴燎對禴燎不燔幣故鬮辜亦不
埋沈此祀地示之等殺也天神地示必有等殺則禋祀
血祭必不與實柴埋沈同用牲以燔瘞明矣至于玉之
不可燔瘞尤其顯然者也牲玉燔瘞不見于經惟韓詩
外傳有云天子奉玉升柴加于柴上而燔之此漢人之
說自不足據羅泌極辨燔瘞用玉之非可謂卓識乃謂
燔瘞兼有牲幣則仍沿注疏之誤而不覺其非也又案

郭璞注爾雅謂既祭然後燒之瘞之崔氏注禮記謂初祭卽燔陳氏禮書兩解不定竊謂燔瘞以帛所以告神宜在祭之始郭璞之說非也後代祭天地者皆于祭畢燔瘞失其義矣

狐青裘服考

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綃衣以裼之鄭注云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玄於青裘相宜狐青裘蓋玄衣之裘孔疏皇氏云玄衣玄端也又云畿內諸侯朝服用緇衣畿外用玄衣此狐青又是畿外諸侯朝服之裘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玄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

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青大夫士襍以豹褰劉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劉氏以此玄衣爲玄端與皇氏同熊氏之說踰於二家江慎修云冕服之裘旣當用玄綃衣裼狐青天子嘗服冕助君祭何以止有緇衣羔裘而無玄綃狐青意當時魯君之祭皆是緇衣羔裘故夫子亦無狐青而記者廣言他國冕服有此裘與戴東原云天子諸侯玄端以居狐青裘故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綃衣以裼之綃者綺屬則天子諸侯玄端以繪可知也案玄端以布爲之上服旣用布則其內裼衣不得用絲

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是用布用帛表裏皆必合一矣

裼以綃衣其非玄端甚明皇氏誤矣戴氏謂天子諸侯
玄端以繪服以燕居不知天子惟朝祭服用絲諸侯惟
祭服用絲燕居褻服安得以繪之乎天子諸侯燕居固
宜玄端狐青裘但裼以緇布衣不裼以玄綃衣也且此
經上文三言君此獨言君子可知非天子諸侯其為大
夫士無疑矣凡禮經言君子者多指大夫士不獨此章也況羔裘豹裘為大
夫之服詩羔羊疏云凡裘君則用全臣則裘飾為異故詩云羔裘豹裘鄭云卿大夫之服也則此
狐青裘豹裘必為士大夫之服可知戴氏以為天子諸
侯之服不亦謬乎唐風言羔裘豹祛檜風言羔裘逍遙
是畿外諸侯亦未有不以緇布衣羔裘為朝服者皇氏謂

畿外諸侯朝服玄衣青其誤甚矣

本孔疏

祀天用羔裘是

裘以羔為最貴劉氏謂六冕之裘皆黑羔裘此說最確

古之祭服未有不用黑羔裘者蓋羔德之獸

古者卿執羔貴其德

也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休注云羔

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此羔之德也

羔既有跪乳之孝黑者又合於陰幽之象故祭服必用

黑羔裘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大夫朝服緇布衣羔裘祭

亦服之則天子諸侯祭服皆必用羔裘甚明熊氏謂六

冕及爵弁皆用青裘非也青之裘不貴乃祀昊天與五

帝享先王祭社稷煌煌大祀而服此裘有是禮乎江氏

謂魯君祭以羔裘他國祭以青裘臆說無據與皇氏畿
內畿外之說同其謬妄矣竊思大夫士服玄冕與爵弁
助祭者固不狐青裘而玄冕爵弁別無狐青裘玄綃衣
意者士爵弁親迎大夫玄冕親迎服狐青裘玄綃衣以
裼之與玄冕爵弁大夫士服之尊者故玉藻首列之然
其用甚少故論語不記之也諸侯立朝王服爵弁蓋亦
狐青裘玄綃衣以諸侯入覲服冕用羔裘始受命不敢
服冕而服爵弁故亦不敢用羔裘而用狐青也諸侯在
天子朝皮弁服用狐白裘見玉藻疏及詩羔羊疏始立朝王爵弁
服用狐青裘又以類相從也天子燕羣臣及養老亦宜

服狐青裘玄綃衣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鄭注云玄

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非也朝服緇衣與玄

衣別玄爲黑青色緇純黑色且天子朝服皮弁絲衣本戴東原說則燕

與養老不宜用麻衣上文云般人縞衣而養老縞衣是

絲衣玄衣亦絲衣可知是則天子燕與養老亦服狐青

裘玄綃衣也其冠則冠弁即諸侯朝服之委貌也天子諸侯用純狐大夫

士則豹裘其裼以玄綃衣一也天子田獵冠弁服用緇

衣其裘亦宜狐青不用羔裘蓋羔裘最貴天子惟冕服

用之朝服用狐白燕服用狐青田獵輕于朝燕豈宜最

貴之羔裘哉其裼衣用緇布不用玄綃亦降于朝燕也

田與燕居同服狐裘縹布衣但燕居以玄端服田以冠弁服自有差等

黃衣狐裘考

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鄭注云黃衣大蟠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孔疏云蟠後為息民之祭此息民謂之臘故月令孟冬云臘先祖五祀是黃衣為臘先祖之服也論語云黃衣狐裘邢疏云此大蟠息民之祭服也按論語縹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三者竝列其服宜相當乃縹衣羔裘大夫士以為朝服而助祭于君大夫玄冕士爵弁皆縹衣羔裘及自祭家廟大夫士朝服以祭亦皆縹衣羔裘皆服之邢疏專指朝服說未備素衣麕裘以為視朔之服而聘問鄰國

及大蟠之祭與大學始教祭菜皆服之

邢疏及江慎修鄉黨圖考皆止

言朔與聘亦未備

又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亦服之

天子之士亦素衣麕

裘此專言諸侯之士者以鄉黨所言皆侯國禮也

其用皆最廣又多係大禮而

黃衣狐裘止有息民之祭一用而其禮又甚輕何得與縹衣素衣等服竝列乎古人之服冕為上弁次之冠又次之冠皆用玄未有用黃冠者惟息民之祭冠與衣皆用黃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又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鄭注云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夫冠以法天故色必取乎玄黃冠乃象地而不象天與法象相悖必為古人之所賤也此特以象

草木黃落別有取義故不為朝祭聘享諸典禮之正服其禮行於草野之中與祭者皆田野草服之人賤可知矣或謂臘祭先祖五祀其祭非輕其服不賤不知月令臘先祖五祀與周異周之蜡索饗先嗇司嗇等八神而于蜡之餘又作息民之祭其祭不謂之臘其神非先祖五祀蓋四方百物之神也蜡之祭天子諸侯主之而息民則使有司行事蜡以皮弁服而息民則黃衣黃冠蜡禮詳見不可見其禮之輕乎以輕賤之服而與諸大禮之重服類敘必不然矣竊謂黃衣狐裘韋弁服也玄端服亦用之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以韪韋

為弁又以為衣裳韪為赤黃色玉藻云一命緼韍鄭注

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韪也士冠禮韪韍鄭注緼韍也兵

事象火故其服上下皆赤夏官司馬掌兵以兵象火也用兵所以闢

土守土故又兼乎黃乾象大赤乾為純陽故大赤則弁用赤色

亦可以法天非如黃冠之全象地也上服赤黃色其內

之裘宜用狐黃褐之宜黃衣詩羔羊疏云兵事韪韋衣

則用黃衣狐裘象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

我于狐貍是也然則韋弁以黃衣狐裘有確證矣聘禮

君使卿韋弁歸饗餼鄭注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

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韋布以為衣而素裳賈疏此為賓館于大

禮記十四
三
夫士之廟既爲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韎
布爲衣而素裳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 是聘禮

亦用黃衣狐裘也凡裘與衣但取其相近之色不必盡

同玄衣用狐青裘以玄色而兼青與青相近故也則韎

衣用狐黃裘韎色赤而兼黃與黃相近亦自宜矣小雅

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此狐黃當爲玄端服之裘本戴東原天子諸侯以

玄端燕居當爲狐青裘大夫士冠昏等禮服玄端當爲

狐黃裘大夫士齊服玄端皆宜用黑羔裘蓋狐以白爲上狐青次之狐

黃又次之諸禮服以玄端爲卑諸裘以狐黃爲下正自

相稱冕弁朝服之裳皆一定冕服爵弁服纁裳皮弁服朝服素裳韋弁服韎裳

惟玄端之裳不一故裘亦不一玄端禮服之下者裘可

不必與上服相合而禡必與裘同色玄端服之狐黃裘

亦禡以黃衣也詩言行歸于周必非黃冠而祭之時禮

記緇衣引此詩鄭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蟾之服也失之

矣其詩箋則云冬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是以爲

燕居之裘矣此說亦非孔疏以此狐裘爲庶人之服謂

狐之黃者多故庶人得服之不知經文明指爲士小序

言古者長民衣服不貳當是爵爲士者非庶人也孔爲

此說者以次章臺笠緇撮是庶人之服故也然鄭箋云

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

也其非庶人之服明矣末章言充耳琇實此豈庶人之

所得有邪孔疏此庶人無玉用石而已案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衛風言衛武公充耳琇瑩是諸侯

之瑱已用美石矣狐黃裘非庶人之裘庶人只服犬羊

豈庶人始用石乎則必為玄端服之裘矣大夫士以淡衣燕居亦當用

狐黃裘說本戴東原淡衣之裘不裼非論語玉藻所謂黃衣

狐裘也檜風云羔裘逍遥狐裘以朝鄭氏以此為黃衣

狐裘箋云諸侯朝服緇衣羔裘大貉而息民則有黃衣

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潔衣服也不知此詩

之意謂以朝服燕祭服朝諸侯燕居當以狐青裘大貉

之餘黃衣黃冠而祭非必諸侯親之也孔疏謂知非狐

青者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

功微麤謂狐青麤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麤惡之

裘檜君好潔必不服之不知功裘對良裘而言良裘為

王之裘其裘甚美若天成者故謂之良功裘為卿大夫

之裘其裘用人功多故謂之功功裘統諸裘言之羔裘

亦在其中鄭注非是然以狐青與麤裘並舉麤裘為皮

弁服之裘其裘自貴豈得謂狐青麤惡邪考狐青為爵

弁服之裘裼以玄緇衣詳狐青裘考檜君好潔所以服之若

狐黃裘乃裘之賤者檜君必不服之也然則狐裘以朝

非黃衣狐裘明矣朝服必緇衣若用狐黃裘則與緇衣不稱矣

爵弁韋弁異同解

爵弁見于尚書儀禮禮記韋弁見于周官儀禮先儒皆以爲二物其制大異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

韎韐鄭注云此與君祭之服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

微黑此說大謬詳

如爵頭然其布三十升

此說亦非凡布之細者不

過十五升而已詳

四書正義麻冕章賈疏爵弁制與冕大同唯無旒又爲

爵色又前後平爲異故不得冕名以其尊卑次于冕故云爵弁冕之次也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韋弁以韎韐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韐之附注是也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聘禮云

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鄭注云變皮弁服韋弁敬也韋弁韎韐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賈疏此爲賓館于大夫士之廟旣爲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韎布爲衣而素裳此數說皆謂韋弁與皮弁相似而與爵弁大異也後儒多從之惟陳用之禮書謂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弁師司服韋弁先于皮弁書爵弁先于綦弁士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上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饗餼服韋弁而以韋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卽爵弁耳疑其爲一物也爵弁

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古文弁象形則其制尙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江慎修謂陳說有依據詩言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又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之鞞也鄢陵之戰卻至衣韎韐之跗注卽朱芾韎韐之謂也豈非爵弁卽戎弁之證乎戴東原亦云然此數說皆謂爵弁韋弁同爲一物也按注疏說爵弁形制甚爲紕繆陳氏駁之誠是但以爵弁韋弁爲一物則不然也儀禮一書士冠士昏禮皆言爵弁聘禮言韋弁可知其爲二物若韋弁卽爵弁聘禮何必別之曰韋弁乎禮經凡言冕弁與冠

未有一物二名前後岐出者何獨於此岐出乎禕記云

大夫冕而祭于公士弁而祭于公故其服以絲爲衣士冠

禮爵弁服用純衣鄭注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按王朝皮弁服天子諸侯亦絲衣侯國皮弁服用不衣色用玄玄色爲貴故祭服必用玄衣朝服得絲衣矣則緇衣鄭氏謂爵弁服緇衣非也

詳見爵弁色考纁裳韎韐與冕服同鄭氏以爲冕之次是也禕記又云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祝宗人宰夫皆士也入君廟而服爵弁猶助祭之服爵弁也周頌云絲衣其紕載弁俵俵此弁謂爵弁也本疏

注士助王視濯省牲亦服爵弁與正祭同也是爵弁爲士之祭服與冕等重冕旣以布爲之則爵弁亦必以布

豈可以韋為之乎韋為熟皮與皮弁一類

聘禮疏云有毛則曰皮去

毛熟治則曰韋本是一物有毛無毛為異不知皮與革對則皮是有毛者若鞞文則無毛者亦曰皮古人服裘必裼惡其褻也豈有朝服之弁以有毛之皮為之乎必不然矣

皮弁惟用以朝聘不得入廟助祭則韋弁不得為祭服明矣

皮弁用以祭者惟大射與大學祭菜

此二祭一在郊一在學不在廟也安得謂爵弁即韋弁乎戎事服韋弁

者以戰必穿甲甲以犀兕之皮為之故弁用韋衣裳亦

皆韋所為也左傳韎韐之跗注鄭氏襍問志以跗為幅

以注為屬謂制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為衣及裳

賈服等說

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于跗此說非是古音跗幅注屬皆同鄭說自通或

以跗為足跗亦謂韎韐之服自首而下屬于跗上下一

色所謂均服也韎為赤黃色兵貴猛烈有似于火故衣

裳之色皆用赤又用兵所以辟土故赤而兼黃古人制

度蓋有精意存焉祭義及孟子皆言夫人蠶繅以為祭

服是祭服必用絲助祭者無不皆然若衣裳皆韋何可

以助祭乎且鬼神陰幽故齊祭之冠衣必用玄色若韎

之赤黃與陰幽之義不合何可以為祭服又安謂韋弁

即爵弁乎又爵弁為士之上服助祭服之昏禮親迎服

之

大夫以上親迎以玄冕故士親迎以爵弁

冠禮三加服之天子惟哭諸侯

服素爵弁

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鄭注云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為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于采此言經衍字也周官司服云及弔事弁經服鄭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

按弔用素爵弁則哭諸侯亦諸侯惟始立朝王朝爵弁

宜素爵弁鄭注不言素失之小雅蘇韜有爽以作六師鄭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

年之喪服士服而來蘇韜祭服之韠合韋為之其服爵

弁服孔疏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

以君其國此又言蘇韜故知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

然皆非正服常服大夫則不服之禮記云大夫弁而祭

祭于己惟孤耳按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凡朝服大夫

委貌即冠弁也大夫弁而祭于己謂冠弁非爵弁也

若韋弁則自天子以至于士無不服之其非一物明矣

陳氏據書顧命二人雀弁執惠孔疏雀韋弁以為爵弁

即韋弁之證不知孔傳是偽書多不足據傳意以兵事

韋弁服此二人執兵故宜以韋為之異于常服然下言

冕而執兵者四人豈亦以韋為冕乎孔疏已江氏據詩

朱芾斯皇及蘇韜有爽以為爵即戎之證不知韋弁服

是赤黃之色其芾用黃朱黻文則黃朱亦稱朱也蘇與

緼同玉藻云一命緼韍再命三命赤韍鄭注云侯伯之

士一命又云子男之大夫一命是緼韍與蘇韜相當士

之爵弁蘇韜大夫之冕服緼韍也此詩言朱芾即玉藻

赤韍其非蘇韜甚明又玉藻云一命再命幽衡幽與同

同三命蔥衡此詩言有瑄蔥珩是三命大夫之服則所

謂朱芾斯皇非一命之蘇韜又明矣江氏以朱芾為爵

弁蘇韜不亦謬乎蘇韜有爽以作六師鄭箋謂諸侯世

子服士服而來未有受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

以其賢任爲軍將此說是也安得據此而謂爵弁卽戎乎考古吉凶軍賓嘉五禮吉禮與賓嘉相近故服可通用冕服以祭祀而會同朝覲亦用之爵弁以助祭而親迎亦用之冠弁以祭而擯相亦用之皮弁祭以饗而聘禮亦用之此皆吉禮與賓嘉通也與軍凶不相近故服不通用蓋吉賓嘉禮之常者也軍凶禮之變者也禮當其變則服必異于常軍若可與吉通凶亦可通于吉乎惟賓禮與軍禮尙有相通韋弁以卽戎而聘禮亦用之然以韎布爲衣而素裳其實仍有不同況軍賓相通惟存聘禮而聘禮又惟歸饗餼一事古人衣服之有別如此若吉與軍絕未見有相通者然則爵弁韋弁自是二物不可混同矣

三公服毳冕辨

周官內司服賈疏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執璧同則三公亦毳冕孔冲遠王制疏亦云然按三公王臣之最貴者也典命云三公八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大宗伯云五命賜則七命賜國八命作牧是三公尊加子男三等與外諸侯之州牧同且射人云三公北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鄭注以爲從三公位蓋在三公之後也朝位以北面爲最尊詳朝位考明堂位言三公中階北面侯伯位于東西階子男則位于門東西面由此觀之三公之尊雖諸侯不得與之抗也豈子男所可同哉王制云三公一命卷鄭注云卷

俗讀也其通則曰衮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衮

與王者之後同夫加一命即得服衮冕則其本服鷩冕

可知也三公八命服鷩冕卿六命服毳冕降于外諸侯一等蓋王朝之臣近尊而屈與諸侯不純臣者

也異其證又有三禮器言禪冕之制上大夫七下大夫五

士三此王朝之大夫士也侯國士不服冕故知為王朝大夫士鄭注謂夏殷制非也

詳冕服考五冕以玄冕為下三旒則玄冕也士玄冕則下大

夫絺冕上大夫毳冕上大夫三公宜服鷩冕矣一證也

玉藻云王后禕衣夫人揄狄鄭注云三夫人亦侯伯之

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三夫人尊與三公同鄭本

氏則三公之夫人亦揄狄同于侯伯夫人而三公宜與

侯伯同服鷩冕可知鄭氏玉藻注謂三夫人服揄狄是也而注司服又謂三夫人服闕狄

兩解不定所以啟賈孔之誤也然司服注云三夫人其闕狄以下乎乎者疑詞玉藻注用也字是決詞鄭當謂

三公服鷩冕也二證也詩王風云大車檻檻毳衣如綈傳云大

車大夫之車也此大夫當是上大夫上大夫服鷩冕可

知三公宜服鷩冕三證也有此三證合之王制一命衮

之說三公非服毳冕明矣三公所以不執圭而執璧者

圭是封國之瑞必成國而後執圭子男五命猶未成國

大宗伯云五命賜則鄭注云則未成國之名故止執璧三公雖尊而在王朝

為臣未嘗賜國故亦不得執圭射人云孤執皮帛卿執

羔大夫執雁夫卿六命亦已尊矣而僅得執羔孤之命

數典命無文以公之孤四命卿三命推之王朝三孤當
與三公同三孤三公之亞實尊于卿故朝位孤東面位次于三公北面若卿則與大夫同西面矣王制以三孤與六官為九卿非也孤亦八命知孤非七命者外諸侯君道屬陽故命數皆奇王朝公卿孤大夫臣道故命數皆偶無七命也而僅執皮帛然則三公安得執圭乎加皮帛一等則為璧王朝惟三公獨執璧所以尊之也又案三公有二等八命者三公之常秩也若有功德加一命令為東西二伯與二王之後同大宗伯所謂九命作伯也成王之初周公為大傅召公為大保三公之職也公羊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是又為東西二伯也樂記言大武樂舞五成而分

周公左召公右是二公分陝作伯始于武王時矣九命得服袞執圭金縢言武王克商二年周公禱於三王而秉圭幽風言成王時周公居東時人有袞衣之歌然則三公九命者且得服袞執圭安得以毳冕概之乎九命數屬陽作伯又為諸侯之長與在外為大伯者同故雖未封國亦得執圭又外諸侯入為三公者雖服鷩冕亦得執圭以其本成國之君也然則三公執璧誠不可泥看矣二伯多以三公為之是三公服袞者多服鷩冕者猶少也豈有服毳冕者乎然則三公九命作伯服袞賈孔明知之特謂八命者服鷩冕與子男同此則大誤不可以不辨也陳祥道禮書駁鄭氏三公妻服闕狄之說而謂三公服鷩冕得之矣又云

射人三公執璧則服毳冕蓋王饗射降而服鷩冕則公
于王射降而服毳冕矣又云執圭乃公常禮璧特射時
所執此說非也古禮君臣同服者最多天子朝服君臣皆皮弁諸侯之朝君臣皆朝服餘可類推鄭注司服云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助祭有不同孔冲遠王制疏云諸侯若助王祭天地及先王大祀之等皆服已上服若從王祭祀小祀雖有應著上服皆隨王所著之服此謂王小祀服玄冕諸侯亦服玄冕若王服毳冕諸侯亦服毳冕餘可類推然則王朝公卿大夫亦猶是矣助祭可與王同服則饗射亦豈不可與王同服乎三公本

服鷩冕從王饗射亦可服鷩冕不必服降毳冕也

凡服上得

兼下不得僭上饗射惟三公從王服鷩冕卿以下不得服也摯與服不同服可降而

摯不可降諸侯助祭皆從王服則饗射亦宜從王服鷩

冕子男仍服毳冕上公當降衮而服鷩矣而所執仍是桓圭不

降執信圭蓋瑞圭受之天子有一無二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

王之服是公之冕服有五不止一衮衣與圭不同未聞可用兩圭者也王祭祀

之服有異而所執皆尺有二寸之鎮圭饗射亦宜然君不降臣亦不降安得謂三公本執圭至饗射而降執璧乎周公秉圭乃是三公加命作伯者陳氏據此而謂三公本皆執圭抑亦誤矣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漢志則云太歲在子孟康注漢志謂太初之元當是甲寅愚竊以爲不然年名甲寅月當爲丙寅何云月名畢聚乎索隱謂班固用三統與太初曆不同是又不然漢書先敘太初次敘三統截然不紊何得謂班固用三統乎或又謂太歲超辰之故不知歲星有超辰太歲無超辰歲星年行一次有餘分故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太歲則行十二年而地支周六十年而干支俱周別無超越所謂龍度天門者非太歲也若太歲亦與之俱超將是一歲而

太歲有二名斷無是理也或又以太歲後二位爲太陰謂此以太陰紀歲不知太歲卽太陰淮南子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史記天官書用其文作歲陰漢書天文志作太歲廣雅云太陰太歲也知太陰太歲之非二則知古人不別以太陰紀歲矣如以太陰後二位當之何以不名戊寅而名甲寅乎太初元年本是丁丑史記以爲焉逢攝提格者此殷曆之元太初曆所用故也蔡邕據緯書謂甲寅元乃殷術僧一行以太初元年起丁丑特以七曜行度合於甲寅之元故命爲焉逢攝提格而實非甲寅其說是也其云太歲在子以太初始

建寅而冬至在寅月之前故特云太歲在子明此乃丙子之冬至非丁丑之冬至也漢志云以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朔且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巳得太初本星度其云上元泰初云復得闕逢攝提格可知爲曆術之元矣

古經典標題說

經典標題古本皆小題在上大題在下如儀禮首云士冠禮第一次云儀禮鄭氏注是小題在上大題在下也賈公彥疏云儀禮者一部之大名士冠者當篇之小號

還大名在下者取配注之意故也其說是也但古本禮經本無儀字鄭注禮器云事禮謂今禮也可見鄭本不偁儀禮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景十三王傳曰禮禮記顏師古注禮者禮經也然則古本無儀字甚明賈疏與釋文石經皆偁儀禮非也標題必去儀字方合鄭氏本書又如尚書標題首云堯典第一次云虞書孔氏傳亦小題在上大題在下也但馬融鄭康成別錄題皆曰虞夏書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是虞夏同科也楊子雲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據

此則馬鄭題虞書者當是古本左傳莊八年僖二十四
年成二十七年襄二十六年引夏書皆在今虞書內可
見古本題虞夏書也孔疏從僞孔非也又如毛詩鄭氏
箋箋傳固卽所以注詩而實主於箋傳故序下鄭注本
無箋字今本有之亦非也

告朔餼羊對

論語告朔之餼羊自漢以來無異說近劉廣文論語駢
枝獨謂告朔是天子頒朔餼羊所以待王使者也鶚竊
以爲不然考之左傳春秋時天子無頒朔之事諸侯皆
自爲曆故晉用夏正宋用殷正與周正異又左氏言魯

曆失閏又言司曆過可見天子不頒曆也安得有頒朔
之使乎周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
頒告朔于邦國鄭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
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案歲年卽朔也本可云頒
之于官府都鄙邦國而言頒告朔于邦國疊用二頒字
蓋以官府都鄙無告朔禮而諸侯有告朔故又用頒字
別爲一句頒告朔者謂頒其所當告之朔也若云告朔
卽頒朔以告爲自上告下之告則頒之卽所以告之何
必言頒又言告且邦國言告而官府都鄙不言告又何
義邪邦國與官府都鄙無異何必又言頒告朔邪若以

告與告饗之告同必別有言語文詞此乃行人之職非太史所掌也何得于太史言之乎告朔三見于經一見于周官一見于春秋一見于論語春秋文六年經閏月不告月左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公羊傳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是告朔爲諸侯告廟論語文與春秋傳同不當別生異義也且諸侯待鄰國聘使飧一牢饗餼五牢上介飧一牢饗餼三牢一牢牛羊豕皆具待之之隆如此論語言餼羊明是特羊何待王使之甚薄降于列國十數倍乎必無此理明矣況春秋天子不頒朔夫子亦云然旣久無頒朔之王使何至孔子時猶有餼羊

之供乎夫子又謂有司猶取于民而供之公家是實無其事而假其名以厲民子貢欲去之最爲得宜夫子何爲止之乎先儒以爲告廟之羊此則宜用特羊凡告祭與常祭不同虞書王制皆言天子巡守反告于祖禰用特謂特牛也故天子告朔亦用特牛本鄭氏諸侯降用特羊宜也春秋時天子雖不頒朔諸侯亦行告朔之禮蓋當時侯國固自爲曆而每月之令猶有遵天子制者故仍以朔藏于祖廟月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因以此日視朔列國未必皆然魯爲周公後能守周禮故尚行之也自文公始怠于禮以閏月一不告朔以疾四不視

朔然此外皆行之可知鄭氏竟謂文公不視朔誤也子貢欲去羊之事想當哀公之時此時餼羊猶供則告朔之廢必不始于文公可知也孔子當定公九年至十三年與聞國政時告朔必行迨孔子去魯以後漸至于廢哀公十一年以後孔子反魯始與子貢議此事歟孔子吉月必朝服而朝是告朔禮已廢亦反魯後事也鄭廣文特以餼字爲待賓之禮故創此解不知經文有正稱亦有通稱如牲本祭祀所用而周官王膳用六牲公食大夫禮言三牲之肺是常食與待賓亦可言牲聘禮有饗而周官內外饗掌祭祀之割亨是祭祀亦可言饗國

語言馬餼不過稂莠是馬食料亦可言餼安見餼必爲待賓之禮乎告朔非正祭可不言牲且言牲無以見其爲羊故必言羊以見其費少而係于禮者也言餼以見其爲生羊故可得而去也餼羊猶言生羊耳何可泥此而謂待王使之羊乎謹陳鄙見惟夫子裁之

首陽山考

首陽之說不一馬季長賈景伯杜預謂在河東蒲阪高誘阮藉阮瑀皆謂在河南偃師水經注兩說竝存許叔重謂在遼西曹大家注幽通賦顏師古注漢書皆謂隴西方輿勝覽史記索隱謂在岐山之西王伯厚斷以首

陽在蒲阪後人因于此祀之閻百詩四書釋地兩存蒲阪偃師之說而不斷其是非學者惑焉鶚竊謂諸說皆非也會子制言云夷齊居河濟之間莊子讓王云夷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殍夫曰北至于首陽則自河而北行若遼西當云東至隴西當云西至偃師當云南至不得言北矣遼西隴西岐西又非在河濟之間與會子不合且夷齊之歌抗懷黃農虞夏則其所居當在堯舜禹之區偃師等處皆非其地也遼西則孤竹之地二子旣遜國而去何又歸于其鄉岐西在武王所都鎬京之西隴西更在其西二子旣與武王不合去周國而東

何又反過周國而西或以二子歌云登彼西山惟隴西可言西山則又不然東西南北隨在皆有天下山名西山者多矣不必在大地之西也二子蓋自南而北又稍向西登首陽山故爲其山爲西山耳然則諸說之謬固甚明也惟蒲阪爲舜之都又在河濟之間其說似矣然會子旣言居河濟之間莊子又言北至于首陽則首陽當在蒲阪之北雷首南枕大河不得言北也況論語言首陽之下是首陽二字名山非言首山之陽也蒲阪雷首山一名首山不名首陽

首陽讀如東首之首言山之向陽也是首陽之首上聲二

字不同亦可知其非一山

則謂首陽在蒲阪者亦非也按詩唐風云

采苓采芩首陽之顛序云刺晉獻公也唐國卽晉國晉
始封在晉陽卽夏禹都詳禹都考至穆侯遷於翼在今平陽
獻公居絳亦屬平陽詩所詠首陽卽夷齊所隱之首陽
也平陽爲堯都又黃帝所葬二子所願居其地近河濟
又在蒲阪之北與會子莊子所言皆合但非在河濟之
閒意二子先居於河濟閒後乃隱於首陽史記云武王
東伐紂夷齊叩馬而諫蓋在孟津之地孟津正當河濟
閒是夷齊去周尙未隱首陽而居於河濟之閒也又云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采薇
而食遂餓死是武王克商之後乃隱于首陽山也故曾

子言居河濟閒而不言隱首陽莊子言北至于首陽明
自河濟閒而北去也首陽之在平陽可無疑矣

釋葵

說文云葵菜也詩豳風七月亨葵及菽周禮醢人饋食
之豆士喪禮既豆之實既夕東方之饌四豆士虞禮記
豆實士冠禮再醮兩豆特牲少牢饋食禮皆有葵菹此
葵之爲菹者也士虞禮記鉶芼有滑夏用葵冬用菹鄭
注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菹公會大夫禮鉶芼牛藿羊
苦豕薇皆有滑注云滑菹菹之類賈疏經云皆有滑不
言所用之物故取士虞記解之云之屬者其中兼有葵

也此葵之爲羹者也凡豆實兩豆必用葵菹以羸醢配之四豆則加韭菹以醢醢配之士昏禮菹醢四豆菹謂葵菹與韭菹也六豆用昌本菁菹韭菹八豆則加葵菹公會大夫禮上大夫八豆聘禮堂上八豆其中皆有葵菹經雖不言可考而知凡錡羹必有滑夏皆用葵非特士虞禮公會大夫禮也然則自天子以至士庶人冠昏饗祭賓客之禮無不用葵葵之爲用廣矣故古人種之於園多至數畝以其爲常會之菜也葵類最多爾雅釋草云蒞菹葵郭注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洵啖之滑又云芹楚葵郭注云今水中芹菜說文云蒞菹葵

也詩曰言采其蒞攀臯葵也本草注江南人名豬萸周禮朝事之豆有蒞菹又爾雅齧苦董郭注云今董葵也葉似椰子如米洵會之滑又菝蚍蚍郭注云今荆葵也似葵紫色陸璣詩疏云芘菜一名荆葵似蕪菁花紫綠色可會微苦又菹戎葵郭注今蜀葵似葵華如木槿華此葵之大者戎蜀皆大也此六者皆有葵名亦以其可會而味滑也然皆似葵爲葵之類非卽葵也今秋葵一名側金盞六月放花大如椀鶯黃色紫心六瓣朝開暮落隨卽結子諸葵惟蜀葵根苗嫩時可會秋葵嫩時會之尤佳格物論云葵有鴨腳之名鮑昭葵賦云豚耳鴨

掌今觀秋葵其葉如鴨掌則秋葵卽葵菜之葵明矣白
樂天詩貧廚何所有炊稻烹秋葵卽此秋葵歟今葵類
之可食者惟莖葵古所謂藤菜今謂之紫果菜以三月
種嫩苗可食五月蔓延其葉可作蔬其子剖之赤如血
然此非衛足之菜無鴨掌之形則亦與菘葵楚葵等同
爲葵類而已

段先生說文注質疑

神祇之祇从氏祇敬之祇从氏字異而義亦迥殊敬則
能安安則自適又爲語詞詩俾我祇也當訓安祇攬我
心當訓適凡訓安適及語詞者皆當作祇从氏若作地

祇之祇則義不合矣說文禔安也易曰禔旣平諸家皆
作祇是禔與祇通可知祇字从示非从衣从衣於義無
取五經文字从衣非也段先生皆不加辨正似失之又
有一說古地祇字本作示周官猶存古文示人之示本
作視士昏禮尙有此字後以視爲瞻視之視以示爲示
人之示因以祇敬之祇爲地示而於祇字加點从氏作
祇以爲祇敬之祇其實本一字也 大夫士皆有主鄭
氏謂大夫士無主許氏謂大夫以石爲主皆非也宗廟
藏主於石室所以備火災故祔字从石左傳言典司宗
祔又衛孔悝反祔於西圃此可見大夫有主亦可知凡

主皆有石室故說文訓禘爲宗廟主段先生謂石室乃禘郊祖宗及毀廟主所藏又謂禘从石者取如石不可轉意石室別是一事春秋之末大夫僭侈作主似皆未安 說文祠字下云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祠當作祈左傳祈以幣更其證也祭祀未有不用牲者宐正之祠祀聲相近古或通用段先生疑祠字誤似非據左傳祈以幣更則鄭訓易高訓代皆是也用圭璧更皮幣猶言用圭璧皮幣更古人文法與今不同此以更字置中間關合上下未可以今人文法議之也江氏說可刪 禮言不王不禘爾雅訓禘爲大祭可知禘

非時祭之名段先生謂禘有時禘以禘爲時祭又以王制禘爲夏商禮似非 禘卽周禮之肆獻裸追享禘卽周禮之饋會朝享此舊說之誤天子有禘而無禘諸侯有禘而無禘凡謂天子有禘禘二祭者非也似不宐從 禘道上祭按周官注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則禘字當是殤之或字郊特牲鄉人禘注云禘或爲儻此別是一字蓋儻索室毆疫非道上祭也考鄭注禘字云毆強鬼也今無毆字誤 疑說文本有禘字訓爲毆強鬼也傳寫脫去之禘字本从易今誤作禘段先生謂禘字宐从易聲自是特識但以道上祭之禘爲索室毆疫之禘似

非 婿字見儀禮止是夫婿爾雅訓女子子之夫他書亦未見爲男子美稱說文云婿夫也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者夫也士對女而言明是訓婿爲女夫段先生注謂夫者丈夫也然則婿爲男子之美稱似非婿从士胥聲鉉本不誤 璣珠不圓者段先生注云沂鄂謂之幾門槃謂之機故珠不圓从幾此等語似穿鑿

